

著 外 鷗 森

譯 清 雪 林

舞 姬

	上海圖書館
南	冊
	0.57

1011626

复旦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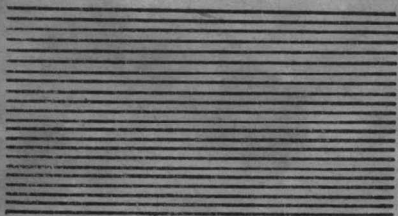
861.576
4072

现代日本文学丛刊

2

舞姬

森鷗外 著
林雪清 译



FUDAN JFZ0000067504F 复旦图书馆

1011626 / 861.576 / 4072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陸少銘 吳朗西 主編

現代日本文學叢刊

舞姬

著者 森 鷗 外

譯者 林 雪 清

發行者 吳 文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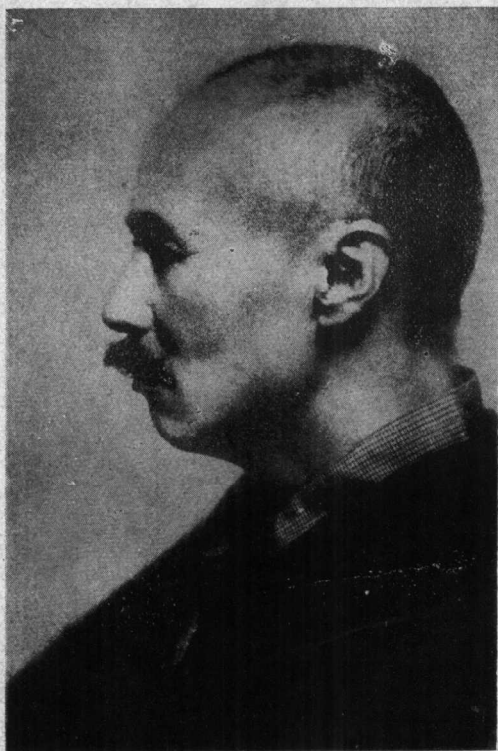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初版

一一五〇冊

本書實價三角



森 鷗 外 像

目錄

舞姬 · · · · · 一

性生活 · · · · · 三九

舞

姬

原书空白页

輪船的煤炭已經加足，二等船室的空氣十分沈寂，只有電燈的光圈空自輝映着；每天夜晚集聚在這客廳裏逛紙牌的旅客們，今晚也都上岸住旅館去了，船上祇留下了我一個人。

五年前當我的宿望算是達到了目的，掙得了奉派出洋的頭銜，到了這西貢來的時候，眼之所見，耳之所聞，沒有一件不是希奇新穎的；順手寫來的紀行文章，一天有好幾千字登諸當時的報上，博得世人不少的贊許。但是現在想起來，那種幼稚的思想，不自量力的誕言，居然還把一些平凡的風俗景物，也像煞有回事地敘述了起來，實在不值得識者的一笑。這次首途的時候，雖也曾買得一本預備作寫日記用的本子，但是到現在却依然仍是保持着

它那潔白的紙面。這許是在德國留學數年之間，便養成了一種的 Nil Admirari 嗎？不是的，這其間正另有別種的緣故在。

真的，這次東歸的我，已經不是西行時的故我了。學問方面雖仍是滄海之一粟，但我却已飽嘗了俗世的艱辛，人心之叵測。我更覺悟到自己的心之善變。昨日之是已成今日之非，我又將寫出這瞬時的情感來給誰看呢！這就是我沒有寫成日記的原因嗎？不是的，其間正另有別種的緣故在。

自離布林的西港以來，屈指已有二十多天了。照普通航海的習慣，這時應該交識了同船的旅客，藉以慰解旅中的愁煩的；但是我却藉口身上的不適，竟自蟄居在船室裏，甚至對同行的人們，也絕少交談。這就是因為了我心中正有一種祕無人知的怨恨纏繞着。這怨恨最初是像一抹的陰雲掠過了我的心頭，使我看不到瑞士的山色，也無心在羅馬的古蹟中徘徊，不久更使我厭惡人間，感懷身世，背上了一種迴腸九曲的哀思；現在雖已在我心房深

處變形，成了一點的翳痕，可是在每讀一書睹一物的時候，還依然像臨鏡之影，回聲之響一樣地，喚起了我無限傷心舊情，正不知苦惱了我多少次數！唉！我將何以銷此愁懷！假如是另一種的愁恨時，也許可以寄之詩歌，來消遣這心頭的苦悶。但是只有這段情緣，却牢牢地深雕了在我心上，使我無法寄託。今夜因為船上既無舊友新交，時間又尚早，茶房仍未將電燈開燃，那麼就讓我來寫出這段情史的概略吧。

我因自幼即承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所以在父親早喪之後，尚能不至於荒廢學業，無論在舊藩屬的私塾裏，或是在到了東京進豫備學校的期間，乃至於進大學的法學系之後，太田豐太郎的名字總是列在榜首的；這就像儘足以安慰只守着我這獨兒子過活的母親的心。到了十九歲時，得了學士頭銜；據說這還是大學開辦以來第一次的名譽事呢。踏出校門之後，即到某機關服務，並將鄉里的母親接到了首都來，過了三年快樂日子之後，因為得了長官的特殊嘉許，竟至被派出洋，擔任調查某種事項的職務。這時候自以為興家立業的

機會，全在此時，所以也就勇氣百倍，即遠離了年逾五十的老母，也不覺得十分悲傷，遙遙遠
遠跑到了柏林。

我當時懷着朦朧糊糊功名野心，和制約慣了的苦幹力，跑到了這歐洲的新都會來。呀！
這逼射着我雙眼的是何等的光彩！這迷惑了我心懷的是何等的色澤！Under den Lind-
en的街名，在直譯作「菩提樹下」的時候，應該是如何的幽靜的所在；可是請一看那在這
馬路上的鋪石路成羣結隊行進的士女吧！當挺胸聳肩的軍官們正倚在朝着威廉第一街
的窗邊佇立的時候，那些纏披着五光十色的禮服的少女們，身上都裝帶了巴黎式的裝飾，
到處徘徊。路上的景象，沒有一件不使人目眩心迷的。加以那在柏油路上靜靜地滑過的馬
車；和在高聳入雲重樓高閣的間隙處，發出了震盪着晴空的驟雨般聲音的噴泉水滴；再往
遠處一望時，穿過了勃蘭登堡門的那邊，在那綠葉陰翳的中間，映出了浮現在半空裏的凱
旋塔的女神像；這許許多多的景物，都一齊逼在眉睫之間，真難怪初到這裏來的人們，大有

應接不暇之概了。不過我的心中早已懷着了無論身臨何種勝地，誓不爲一切美景所迷的決意，所以尙能夠不受外物的矇蔽。

我拉了一拉門上的鈴，將名片遞進去之後，並將政府的介紹信拿了出來，說明自己的來意。那些普魯士的官員，都表示了歡迎之意，公使館的手續亦無事完結，當面即答應了我。無論甚麼事，他們都可以隨時指點我，通知我。我真僥倖，在故國的時候，已經學過了一些德法語言，所以在初見面的時候，他們沒有一位不詢問我是甚麼時候在那裏學得了這一口流暢的外國語的。

在國內的時候，早已得到政府的允許，所以便想在公餘之暇兼到大學裏去攻讀政治學。

在一兩個月之後，公事上的接洽已經辦妥，調查也漸漸地有相當的結果，於是就把緊急的事項做成了報告書，寄回本國去；對於不甚要緊的，則自己摘錄了起來，前前後後也有

幾冊之多吧。不過學校方面却沒有像我所希望那樣的專門研究做政治家的學科，所以在躊躇不決之間，總算決定了選修兩三位法學家的科目，把聽講費繳納過之後，便隨時出席聽講去了。

三年的歲月，夢一般過去了。人類的好尚，只要時候一到，恐怕就無法可以限制得住的吧。我自從秉承着父親的遺言，遵守母親的教訓，在神童的讚聲中自欣自慰地窗前苦讀的時候，直到在官長嘉獎溫慰的竊喜之下，埋頭苦幹的時代，我只是成了被動的，機械般的傀儡，一點也沒有自覺過。到了二十五歲的今日，久經此地大學的自由風氣薰陶之後，心裏總覺有點不大安靜，蟄伏心中深處的「真我」這時候纔抬起頭來，像是在攻擊從來的「假我」。我覺悟到自己並不適於成爲雄視一世的政治家，也不是可以成爲熟諳法律，裁斷是非的法學家。

我嘗自思自想，母親是我想我變成一部活字典，我的長官却希望我成爲活的法律。成了

一部活字典尚有可說，要變成活的法律却使我有不能堪了。從前無論對於瑣屑的一點小問題，也總得拘謹叮嚀的我，這些時却在寄呈官長的書信中，大談其凡事不應拘泥於法制上的細目，而祇須能夠深得到法的精神，則萬事當可一刀立斷的論調。一方面在學校裏也逐漸疎遠了法科的講室，而醉心於歷史和文學之間，大有漸入佳境之意了。

長官呢，原來既然是想把我造成一部隨心所欲的機械，所以當然是不喜歡一個抱有獨立思想，不同凡衆的人物。所以我當時的位置就不能不有危險；不過這尚不至於就會使我打破了飯碗。然而最近在柏林的留學生之中，有一羣頗有勢力的人，却偏和我作對，兩者之間，發生了一種極不大好的關係；他們初時是在懷疑我，後來竟至於讒謗我了。但是這又豈是毫無緣故的嗎？

他們一定以為我之不陪他們一路喝啤酒，同樣子打球，歸之於我的頑固的頭腦和克制物慾的努力，所以纔帶嘲帶忌地疎遠了我。不過這真的只能說是他們不認識我。然而，呀，

這我自己尙不能自知的弱點，他人又那能夠明白呢！我的性情就像含羞草一樣地，一碰着外物，便會萎縮下來。我的心真像一位嬌羞的處女，自從小時遵守着家長的教訓，乃至於求學做官，都不是自己有勇氣來自闢進路的。即表面上的忍耐克苦的功夫，也不外是自欺欺人的東西，只是向着他人所指示的途上，一路邁進罷了。我的所謂一心不亂，不受外界的誘惑者，也並非有拋開了外物的勇氣，而只是懼怕外物，自縛自制，不敢稍存嘗試之心而已。在出國之前，我還是深信着自己是一位有爲的人物，從沒有懷疑到自己克苦之心的。

呀！那時代現在已成過去了。一向自以爲不可一世的俊傑，在輪船剛離開了橫濱埠頭的時候，竟至淚滴滿襟，當時雖曾自覺得意外，然而誰知這正是自己的本性呢！這顆脆弱的心，還是秉承天賦的呢，還是早年失怙，專靠慈母的一手養育中纔變成了這樣的呢？

對着像我這樣脆弱的心，他們的嘲笑固猶可言，但是嫉忌却不是太無謂了嗎？對着那塗脂施黛，奇裝豔服，坐在咖啡店裏兜誘客人的女人們，既沒有買歡一時的勇氣，望着那帶

着高帽子，挾着鼻眼鏡，裝着貴族式的說話帶鼻音的 *Lebemann* 又不敢過去和他們一起遊逛。我既然連這一點的膽量都沒有，那能夠有資格和那些活潑俏皮的留學生們交際應酬呢。因為平時的少來往，所以不但引起了他們對我的嘲笑和嫉忌，甚且猜疑着我來了。這就成了我含冤莫白，在短短期間之中嘗盡了無限艱辛的誘因。

每當我在動物園散步歸來，經過了善障樹下路，想回到蒙皮斯街的寓居去的時候，便須經過克羅斯特爾街的古教堂前。剛從燈炬的光海中走到這狹窄的暗街中來，每一仰望到這對着那些樓上欄干掛着晒而未收的被單襪衣褲等等的人家；門前站着鬍鬚掩着下巴的猶太教老人的酒場；和樓梯的一節可通到樓上，一節却通到打鐵店的地下室裏去的店房等等，而窩成了凹字形的這三百年前的古蹟，我不知會有多少次呆站在那裏恍惚神往的呢。

在一天的黃昏時候，正當我照例從動物園回家，順路經過那古教堂前的時候，忽然看

見了一位少女倚在那已下鎖的教堂門前嗚咽啼哭。年紀大約是十六七吧。從頭巾底下露出來的頭髮，是淡咖啡色的，身上穿的衣服，也沒有髓髒的痕跡。因為我既無小說家的文筆，所以當她因聽見了我的鞋聲而驚惶回顧時的容色，我簡直沒有法子可以描寫得出來。一雙碧藍晶澈，半含驚懼半含憂愁的眼睛，掩藏在承着露珠的長睫毛之下。我真不知是何種因緣，她那時候的回眸一盼，竟至侵徹我防備周密的心底。

她大概一定是遭遇了不可測度的深憂，無暇顧忌，而站在這裏哀啼的吧。我這顆脆弱的心，受不了憐憫之情的騙策，所以不覺走了近去，自對着那少女說：「你爲甚事這樣傷心？我這沒有繁累的異鄉人，也許有可爲力的地方吧？」同時我覺得自己這樣的大膽，不知是從那裏來的。

她驚奇地望着了我這副黃臉孔；可是我這時候的率真的心，一定是在臉上表現了出來了吧，她竟開口說話了：「你倒像是一個好人，不像他那樣的壞心事。也不像我的媽媽。」

她那乾涸的淚泉，突然又湧溢了出來，一滴一滴在她可愛的雙頰上流下去。

『請你救救我吧，先生，請你可憐我這快要墮落的女人吧。媽媽說我不聽她的話，將我毆打。我的父親死了，明天非出葬不可，家裏又沒有半個錢！』

以後我只有聽見嚙噎的聲音。我的雙眼注視着那顫動的少女的額上。

『請你安靜安靜，我送你回家去。你不要再哭了，留心給人家聽見。這裏是路上哪。』在說話之間，她不知不覺靠倚了在我的胸前，這時候纔突然抬起頭來，又像初看見我時一樣地，羞澀地離開了我的身邊。

因為厭忌旁人的注目，我即跟隨在匆匆走去的少女的背後，走進了古教堂對過的一家大門。門內有一座缺損了的石梯，走上石梯後，在第四層樓中，有一道須得彎腰纔可以鑽得進去的門。那少女在一條彎彎曲曲的鑄鐵絲上用力拉了一拉，就聽見有嘎聲的老嫗在房內叱問：『誰呀？』在『愛儼思回來了』的答聲中，暴躁地把門開開的，是一位頭髮半白，

面貌雖不很壞然而却刻滿了貧苦的皺紋的老嫗。這位老人穿着一件破舊的羊毛衣，並拖了一雙污穢的拖鞋。待愛儂思向我點一點頭跑進屋裏去後，老人便不耐煩地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呆然站在房門口，無意中在煤油燈下看見了一塊牌子。牌上用漆寫上了葉倫斯特威格爾，下端註明了「成衣」兩個字。這大概就是那位少女的父親的姓名和職業了。這時候室內似乎有吵鬧的聲音，但不久即寂靜了，那扇門也重開了。先前的那老嫗慇懃地對剛纔的失禮申明了抱歉的意思，並讓我進屋裏去。門內是一間廚房，右手有一面矮窗子，掛着一方洗得雪白的布簾，左手有一座隨便砌就的爐竈，正面有一扇通到另一房間的門戶半開着，房裏擺了一張蓋着白布的床。躺在那床上的，大概就是那少女的去世了的父親了。愛儂思推開了竈傍的一扇門，把我引到了另一間房裏。這裏是向着所謂孟沙爾特街的房子，連天花板都沒有。在那由屋背斜着架到窗上的屋樑上滿糊了厚紙板，床鋪就擺在這站起

來就碰着頭的樑下。房子的中央，是一張桌子，桌上鋪着漂亮的桌布，並放着了二、三本書和照片部子，花瓶裏插着和這房內的情景不相襯的高價的鮮花，那位少女便含羞地站在這桌傍。

她真的是優雅而且美麗。乳白色的面孔在電燈下泛現着紅潮。那纖細柔膩的手足，並不像窮人家的姑娘。待那老嫗出去之後，愛儷思縉用帶着土腔的語調說：「把你請到家裏來，真對不住。你是一個好人，一定不會責怪我吧。我的爸爸明天就得出葬，但是沙伯克——你恐怕不認得他吧？他是維多利亞戲院的班長，我在他管下做事已經有兩年了，所以我們以為他這時候一定很可以幫助我們的，誰知他竟乘人危急的時候，提出了那樣不顧別人的話！請你先生救救我們吧。以後我就是不吃飯，借先生的纜得從每月僅少的薪水抽出來奉還。萬一斷絕了這一線的希望，那我就只好依從媽媽的話了！」她眼淚汪汪地，通身顫動着。她那雙擡起來望着人的眼睛，確有令人不能拒否的魅力。我不知道她自己也會自覺

到這對眼睛的力量否？

我的袋裏只存有兩三個馬克，明知這一點點的數目是不濟事的，所以就把手上的一隻錶取了下來，放在桌上說：『暫時把這個拿去想點法子吧。告訴當舖裏的人，叫他拿到蒙伯斯街三號太田的地方，我就可給他贖回來。』

那少女顯然是出乎意外地驚奇；當我伸手去和她告辭的時候，她竟捧着我的手接了一個吻，一滴一滴的熱淚洒滿了我的手背。

呀！這是何等的惡因緣！當她親自到我寓居裏來謝恩的日子，我那排滿了叔本華和席勒的書齋中，便突然添上了一朵名花。以後我和愛儷思的往來逐日頻繁，卒至於同鄉之間也都知道了。雖然我們中間只有癡純的情愛，但是他們却草率地斷定了我是在舞女之間漁色的人了。

我也懶於去特別地申辯；誰知留學生之中竟有好事的人們，却向我的上司報告，說我

天天出入戲院之中，和女伶們廝混。在這件事情未發生以前，長官對於我的學問之漸入歧途，已經是不高興的了，所以卒至於轉託了公使館，能免了我的官職。公使在傳達這命令的時候，即對我說明了假如我願意即時回國的話，路費可由他發給，但是假如仍留在德國時，那麼，政府以後即不能負擔供給了。我當時即請准了一個星期的猶豫期間，待詳細考慮之後再作答復。誰知在這猶豫不決當中，便接到了我一生中最悲痛的兩封信。這兩封信差不多是同時發出的：一封是我母親的親筆，一封却是一位親戚來報告我母親——我最愛慕的母親的死耗的。寫到這裏，已經是熱淚盈眶，我再無心在此重敘我母親給我的信了。

我和愛儷思的交際，還是清白無染的，並不像他人眼中的那樣糊塗。她因了父親的貧窮，所以也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十五歲的時候，即受跳舞教師的教唆，加入了這種可恥的職業，在修業完了之後，即在維多利亞戲院登臺，現時已經是該戲院中第二名的明星了。但是正像詩人 Hackländer 的所說，女伶的身世，就是現世的奴隸一樣地可憐的東西。在

僅少的薪金的鎖鏈之下，白天是不斷的練習，夜裏則在舞臺上受着種種的酷使。在化粧室裏的時候，固然是施粉塗脂，身上纏着美麗的衣裳，但是一出了戲院之外，個人的衣食尚且不敷，更兼以還得養活家族，這種苦楚，當不難想像得到了。所以女伶之中，據說很少有的不兼幹那卑賤可恥的營生的。愛儷思之所以能夠避免了這種墮落，一方面是因為她馴善的性質，一方面則是全靠了她剛直自強的父親的保護。她自少即酷愛讀書，但是所能入手者却祇是卑劣的販子們所出租的小說；自從和我認識以後，即讀慣了我所借與的書籍，漸漸提高了趣味，土音也減少了很多，不久在致我的信中，居然少有錯字了。因此，我們中間，第一是先發生了師生的關係。

當聽見我突然被撤職的消息時，她竟至驚惶失色。我雖然沒有告訴她這事和她有關，但是她却要我不要將此事告訴她的母親。因為她是恐怕她的母親知道了我斷絕了學費的來源時，會至疎遠了我。

啊！我雖然無須在這裏詳細地寫出來，不過我對她的愛情之所以突然加強，卒至於成了難分難捨的情侶者，實在就在這時候。在一生的關鍵擺在眼前，真所謂危急存亡的時候，也許有人會驚怪非議我的這種行爲，可是我對愛儷思的情愛，自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即已菲淺，加以這時候因憐憫我的乖運，更悲離別之苦，愁容滿面，鬢髮紛垂的那種美麗而可愛的姿容，深透入了我因悲痛感慨之刺激而至失常的腦裏，卒至於在恍惚迷離之間，達到了這田地，這又將奈何！

和公使約定的時日已近，我的命運就迫在眼前。假如就這樣回國的話，則學既不成，而這空負污名之身，將無出世之日。但是要留呢，學資又無所出處。

這時候援助了我的，就是和我同行的一位友人——相澤謙吉。他本來是在東京任天方伯爵的祕書，一在官報上看見了我被撤職的消息，即找到了某報館的總編輯，聘我做通信員，駐紮柏林擔任政治和學藝方面的消息通訊。

報社的報酬雖微不足道，惟居家既已遷移，午餐的飯館亦另換一處時，則亦可勉強度日。在日暮窮途的時候，能夠顯示誠心，予我以一線光明者，實在就是愛儂思。不知她是怎樣的說動了母親，竟讓我住到她們家裏；愛儂思和我居然合併了，雖有若無的財產，度着雖憂猶樂的歲月。

每朝喝過咖啡之後，愛儂思便出去練習舞藝，或則留在家裏；我則趕赴歌尼希街一家狹長的休息所，翻讀各種報章，拿着鉛筆抄集材料。在這間祇由天窗採光的閱報室中，雜在一些無業的青年，以僅少的資金借給別人而自優遊度日的老人，和在交易所偷一點空閒時間跑出來休息的商人們中間並肩齊膝，伏在冰冷的石桌上，迅筆疾書，不顧女傭捧來的咖啡之已冷，在掛滿無人閱讀，挾在細長的木板中的報紙的一邊的壁前往返無數次的這日本人，不知者將不知作何感想。在將近一點鐘左右的時候，碰着愛儂思赴戲院練習的日子，在歸途中順路走過，偕我並肩走出店門的時候，當也有人以疑怪的眼光來目送這不同

凡品，輕盈可作掌上舞的少女吧。

學業經已荒廢。斗室內一燈如豆，愛麗思自戲場歸家後，即靠在椅上縫衣服，我則坐在她身傍的桌前，錄寫通訊稿。現時已非如昔之抄集法令條文等的枯枝乾葉，而對於變化無常之政治運動，與關於文學美術的新現象的批評等等，東拉西扯，盡力之所及，捨俾俄爾涅而學海涅之構思，寫成各種各樣文章；尤以關於威廉第一與腓特力第三之崩殞，新帝之即位，以至卑斯麥的進退等等連續發生的問題，特意寫成詳盡的報告。所以這時候，忙碌出乎意外，殊難以再翻僅存的藏書，重理舊業，而大學學籍雖尚未被剝除，惟以學費之難於籌措，致雖僅存的一種學科，亦尠前往聽講。

我的學業經已荒廢，但却得了另外的一種見識。因為教育的普及，全歐各國均不如德國。散見於數百種報章雜誌中的議論，極多高尚的文章。我自從當了通訊員以來，以從前時常出席大學間所養成的一種眼光，在讀讀寫寫之中，往昔那種只徧於一門的智識，自成了

一種綜合的識見，達到了大部分同國留學生所夢想不到的境地，他們中間對於德國報上的社論且有不甚了了的呢。

維時已是明治二十一年冬。雖說大街的人行道上有飛砂，耕鋤亦仍未收息，克羅斯特爾街上凸凹坎坷的地方雖尚可見，而路表已完全冰凍，早上開門時，看見因飢寒交迫而墜死的麻雀，亦殊令人心傷。雖曾在室內燃燒火爐取暖，可是北歐侵徹牆壁，穿人被服的寒氣，殊難堪忍。愛儷思在二三日前夜間，曾摔倒舞臺上，由他人扶抱回家。可是自那時候起，即覺心胸鬱積，暫時輟演了。她每食一物即必嘔吐，她的母親知道了這必是所謂的惡阻。啊！我現時對自己的將來尚且毫無把握，萬一這話如真時，又將如何呢！

今早因為星期日沒有出門，可是心中殊覺不樂。愛儷思雖不至臥床不起，也祇能搬了一張椅子坐在小火爐邊，默默寡言。這時候聽見門前有人說話的聲音，不一會那在廚房裏做事的愛儷思的母親送進來了一封信遞給我。字體是看熟了的相澤的手跡，郵票是普魯

士的，而郵局印戮則是柏林。我懷着怪異之念開封一看時，大概是說事出突然，致不能預早通知，我已隨天方大臣於昨夜抵此，伯爵說是很想看看你，望你即來。這正是你恢復名譽的時候。匆忙中不及多談云云，愛儷思看見了我讀信後茫然的樣子，便說「是國內寄來的信嗎？不會有甚麼不好的消息吧。」她大概以爲這是關於那報館的報酬的書信吧。「不是的，不用擔心。這是那位你也曉得他的名字的相澤君和大臣一起到這裏來了，叫我趕快去，所以我現在就得走。」

遣送自己疼愛的獨子出門的母親，也未必如此用心吧。大概她以爲我是去會見大臣的，愛儷思力病爬了起來，擇出一件最白淨的襯衫，取出了慎重收藏了起來的兩行紐的常禮服給我穿上，連領帶也還是她親手爲我結好的。

「這樣子誰也不會說難看了吧。你來對我的鏡子照照看。做甚麼裝着這樣不高興的樣子呢。連我也想一起去哩。」她面容稍改，「不，這樣子穿起來，真有一點不像我的豐太

「郎。」再想一想她更接着說「你將來富貴了之後。也不要丟了我啊，就是我的病不是母親所說的那樣的。」

「甚麼富貴？」我微笑了。「我絕望不入政治社會已經有好幾年了。我不願意去看大臣，不過是去看看久別了的老友而已。」愛儷思的母親替我喚來的頭等漂亮的馬車由被壓在輪下發響的雪道，駛到了窗下。我帶上手套，將微污的外套披在背上。未穿過袖子，即拿起帽子和愛儷思接了吻下樓去了。她推開凍結的窗子，讓朔風吹着亂散的頭髮，在望送我的車子。

我在凱撒飯店的門口下車，向門房詢問相澤祕書官住室的號數，走上久不嘗踏的大理石樓梯，進入一間中央柱竅有蒙着天鵝絨的沙發，正面放有大鏡的前房。在這裏脫下了外套，沿着走廊走到了房前，我便躊躇起來了。在大學時代極力稱賞我品行方正的相澤，今天不知道以何種顏色來迎接我？到室內相對坐的時候，他身體雖較舊時倍加肥壯，而快活

的氣象依然，對我的無行似毫無介意。不暇詳敘別後離情，即帶我進謁大臣。當即面承委託，將德文的文件中之急需者囑我譯出。當我接受了文件走出大臣室的時候，相澤跟着出來約我一起午餐。

食事間他問得很多，我也答得很多。因為他的生涯大概平靜無波，而我却是歷盡了艱軻數奇的運命。

當他細聆我瀝陳年來不幸閱歷的時候，雖屢呈驚狀，而絕無見責之言，反而惡罵彼輩凡庸諸生。可是等到我陳說完畢之後，他便正色地規勸我，大意是說這樁事件本既是由於生性脆弱的所致，現在也用不着再說了。不過以一個有學識有才能的人，怎好因為一個少女的私情，而永度無目的的生活。現時天方伯爵也不過祇是想利用你的德語的能力。我因為既然明知伯爵當時撤了你的職位的理由，所以也不想再去說動他的成見，因為假如給他以為我是在私庇你的話，那對朋友既無所利，而反有損於我。要薦人最好莫如先表示其

所長，所以我想你先表示出你的才能，然後再謀求得伯爵的信用。還有你和那少女的關係，即使是她有誠意，有很深的交情，也不是知道了你的才能的愛戀，而僅係由於所謂慣習的一種惰性所發生的知交。所以要請你決意和她斷絕了關係云云。

相澤指示我的這前途的方針，就像在大洋裏失去的把舵的舟人望見了遙遠的山一樣地。但是這山還在重霧深罩中，何時纔能達到呢？不，就是達到了，也不一定會使我滿足啊。貧中猶樂的目前的生活，難以捨棄的愛、僂思的愛。我這柔弱的心胸實難以斷定，姑從好友的話，約定了斷絕這段情緣。我願固守自己的所信，頑抗與我不同道的敵，但素性總不能對朋友說一個不字。

與友人分手走出來時，寒風撲面。剛從深閉着雙重玻璃窗，燒着大火爐的旅館內食堂走出來的時候，刺透薄外套的下午四時的寒氣，更覺難堪，肌膚生粟，而我心中亦覺有一種的寒氣侵襲。

翻譯費了一夜工夫即告完畢，自後赴凱撒飯店的次數逐漸瀕繁；初時伯爵的談話，只限於事務方面的，後來更舉出近時故鄉間發生的事件，徵詢我的意見，有時更提起渡歐途中一些人們的笑話而互相歡笑。

約莫一個月之後，有一天伯爵突然問我說：『我想明天到俄國去，你跟不跟我一起走？』數日來因為沒有看見那公務忙碌的相澤，所以這問話不意地使我嚇了一跳。突然間我竟答應『從命』了。在這裏我不能不明白自己的短處：這次的應承並不是預有決意而說出來的。實因我平生自信力極強，突然給人家問起來的時候，在那瞬間時有不思那答話的範圍，而立即承諾的。而在既承諾之後，即雖明知實行之困難，也屢屢勉強掩飾當時的心虛，而忍着實行。

當天領了譯書的稿費和旅費回家之後，即把稿費交給愛儂思，這儘夠做我旅行俄國時的零用。據醫生的診斷，說是愛儂思確已受孕。因為兼有貧血症，所以這幾月間得特別

留心。戲院方面也有通知說是因爲缺席過久，已經停止了她的職務。僅僅祇及一個月，而即有這種嚴厲的處置，諒必另有他故吧。愛儷思本素深信我的誠心，所以對於我的旅行也不見得特別擔憂。

乘火車到俄國並不算很遠旅行，所以也無所謂準備。僅把臨時借來的黑禮服，新購的桌塔板的俄國貴族人名錄，和兩三種辭典裝在一個小皮箱裏。恰值這些時正多傷心的日子，將愛儷思留在家裏看着我出門也諒必多傷心，讓她到火車站去痛哭流淚也不大好看，所以第二天一早即囑託她的母親陪她出去找朋友。我把旅裝整妥後即鎖上門，將鑰匙留在住在門口的鞋店主人的地方。

關於赴俄間的事，我將說些甚麼呢。通譯的職務，即時將我帶走而拋於青雲之上。我跟隨大臣以下一行人員駐在彼得堡的期間中，鐘日裏被包圍在那將巴黎絕頂的驕奢搬到冰天雪地裏的王城的妝飾，和在故意點燃無數蠟燭的亮光下閃映的燦爛勳章和肩章，以

及在極盡彫鏤之妙的壁爐的熱火中忘却了寒風的宮女們的扇影當中；其間因爲法語最流暢者要算我一人，所以處於賓主之間應酬斡旋者亦多由我一人包辦。

這些日子當中，我從沒有忘了愛儷思，不，因爲她那每日寄來的信，使我無由忘得了。第一封信大意說是在我出發的那一天，因爲不堪獨自坐向燈火，所以在友人處逛到夜深，等到心身俱疲的時候纔回家裏而即時就睡。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被冷衾寒，猶疑是置身夢裏。起來時那種傷心情景，雖在生計迫窘，無可爲歡的時候，亦未嘗試。

隔些日子之後的來書中，似已有不勝焦念之概，信中以一個「不」字開頭：不，我現在才知思君之心之既深且切。你會說過故國間無家可歸，那麼，假如能在這裏找得到一個較好的職業，何不就留在這裏呢。又如我的愛情尙不足以繫住你而必須東歸的話，那我也很可以偕老母同你一起去，不過這一筆這麼多的路費却不知應如何籌措。我時常想留在這裏靠一點些微的收入，來等待你的立身出世，不過在這暫時的旅行中，自你出門以來僅僅

這二十天間，我的，離情只有日深一日。當初我以為別離祇是一時的苦痛，這是錯誤的。我的身體已漸顯明，因為了這腹中的一塊物，我願你無論如何幸勿棄我。母親曾和我激烈地爭吵，但是因為看見我身體的變化，和意志的堅決，所以也依了我，說是如我東渡的時候，她就到斯得丁鄉下的一位遠親家裏去。來信中說大臣很重用你，那麼我的路費諒必有辦法，我現在祇有待着你回柏林的日子之到來。

啊！我看了這封信之後，纔明白了我的地位。我這遲鈍的心真是可恥。我自以為無論關於一身的進退，和與我無關的他人的事，都能夠果敢決斷的誇慢，那只是在順境時為然，而一立於逆境時，則不盡然了。當檢察自己和他人的關係時，我那自恃的胸中明鏡就暈矇了。大臣既對我極厚，而我的近視眼光却惟一己的職分之是視。天知道的，我是絕對沒有夢想到藉此來作未來的幻想的。但是現在一細想起來的時候，我的心中果然無慾嗎？從前朋友勸我的時候，大臣的信用只是愛屋及烏之意，到現時我纔能得到他的推信；不過最

近相澤在談話中間說到了回國之後如能夠在一起這樣下去的話，那也定必是大臣的意思，而相澤雖屬知交，也不是因爲公事公辦的緣故而未嘗明以告我嗎。到現在想起來，他諒必是把我輕率答應了他說以後願和愛儷思斷絕關係的話，早已告訴了大臣了吧。

唉！初到德國的時候，我自以爲明悉了自己的才能，自誓不願爲機械的人物，但是這正是正像被網着足而放出籠外的鳥之因暫時得伸展羽翅而自己爲得到了自由的一樣地嗎？足上的繩子是無從釋放的。從前拉着這繩子的是某部的官長，而現時這繩子，唉！我的天呀，正又落在天方伯爵的掌裏。

我和大臣的一行人員回到柏林的那一天，正是新年元旦，在火車站話別之後我即驅車回家。這地方的習慣，現在還是在除夕間守夜不眠而於元旦日睡覺的，所以這時候萬戶俱寂然無聲。寒氣刺骨，路上的雪變成了稜角顯然的冰片，映在晴朗的太陽下，輝煌燦爛。車子轉到了克羅斯特爾街，停在家門口，這時候聽見有人開窗子的聲音，可是在車內却望不

清楚，剛在囑咐車夫持皮箱上樓的時候，即碰見了愛儂思從樓梯上趕下來。她叫了一聲即抱着我的頸子，車夫呆然地嘴裏不知說些甚麼。

「你回來了！你如果不回來我真要死了！」

我的心意直到這瞬間以前還是飄搖不定，憶思故鄉之念和追求榮達之心，時而壓抑了愛戀之情，但是在這一剎那之間，逡巡躊躇之思一掃俱淨，我緊抱了愛儂思，而她的頭也倚在我的肩上，喜悅的淚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肩上。

「拿到第幾層樓？」像銅鑼般高叫的車夫，已經站在樓梯上了。

把車錢遞給了站在門口迎接我的愛儂思的母親，我就跟着拖着手的愛儂思倉忙走進了房裏。舉眼一望，不禁使我嚇了一跳：桌子上堆滿了白棉布和白花邊。

愛儂思含笑指着這些東西說：「你看我可預備得好？」說時並揚起了一枚棉布，原來却是一件小孩子的襁褓。「你想想我是多麼的高興啊。將來養出來的小孩子就像你一樣

地有一雙黑眼珠。呀！這雙眼睛！我做夢裏所見的也就是你這雙黑眼珠兒。養出來的時候你一定要好好地對待他，不要讓人家說他的閒話。」她低着頭「你不要笑我穉氣，我想到禮拜堂去的時候多麼高興啊！」抬起頭來的時候已是淚眼盈盈了。

這兩三天因為恐怕大臣旅途疲勞，所以不敢前往訪候，祇紮居在家裏。有一天的下午，大臣派人來呼喚了。當即趕去的時候，這一天的待遇特別優渥，在垂詢這次赴俄的勞苦之後，便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東歸？並說及學問雖不可測知，可是語學的程度已儘可用。在外日子過久，恐或多有繁累，不過據相澤說，並無此事，所以也安心了的話。大臣說這話時的氣色，大有使我義不容辭之概。我心中一抖，但是又不能就說相澤的話是假的；同時心裏更發生了一種念頭，以為現時假如不提住這機會，則將失却故國，斷絕挽回名譽之道，此身將永埋在這舉目無親的歐洲大都會的人海中了。唉！「願意永隨鞭撻」這句答話，是多麼無節操的心聲啊！

雖有鐵般的面皮，我亦將怎樣回家告訴愛儂思呢！走出飯店時的心的錯亂，真無可比擬。我不辨東西，低頭沉思只顧前走的時候，不知多少次捱了路中馬車夫們的叱罵，而驚惶讓避。走了一會無意中四周一望時，已經走到了動物園傍。我倒在路旁的椅上，讓火般灼熱而又像捱了一鎚般地鳴響的腦壳靠在椅背上，死一般地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等到覺着劇寒澈骨醒來的時候，時已入夜，雪花正在零亂紛飛，帽緣和外套的肩上都已積雪盈寸了。

大概已有十一點多鐘了吧。往來蒙哈畢特和克爾街的鐵路馬車的軌道已埋在雪下，勃蘭登堡門傍的煤氣燈放出寂寞的寒光。想要站起來的時候，兩脚均已凍僵，搓擦了一會纔能夠步行。

因為步行維艱，走到克羅斯特爾街的時候，已經過了半夜。我不知自己是怎樣走到這裏來的。此時正是正月初旬的夜晚，菩提樹街的茶寮酒店定必正是熱鬧的時候，可是我也毫未察覺。我的腦中祇充滿了自己是無可逃脫的罪人之一念。

第四層樓上的斗室中，愛儷思似尙未就寢，一星的燈光猶存，映在暗黑的空中依然可見，不過在那飛絮般的雪片中，忽隱忽現，恰如風中殘燭。走進門後，倍覺身心之疲勞，與骨節之酸痛難堪，祇能四肢仆地，爬上了樓梯，經過廚房，推開房門走進去的時候，正倚在桌前爲小孩子縫衣裳的愛儷思回頭一看不禁叫了起來：『做甚麼了？你這個樣子！』

也怪不得她驚怪。蒼白如死人的這面色，帽子也不知在甚麼時候失掉，頭髮蓬亂，加以在路上跌倒數次之後，衣服糊滿了泥雪，破裂不堪。

我想回答也說不出話來，兩膝戰慄不能站立，只記得正想抓住椅子的時候，已倒在地。下人事不省了。

到熟悉人事的時候，已是數星期之後。當我發熱極高滿口謔語，愛儷思真誠服侍的時候，有一天當相澤到我的寓所來，知道了我瞞他的始末，便只把我得病的事情告訴了大臣，而把其他的事情却都瞞着不說。我第一次看見隨侍病牀之側的愛儷思時，不禁爲她那全

變了的樣子嚇了一跳。她在這幾個星期之間，消瘦僅餘皮骨，充血的眼睛凹下，灰色的雙頰也窩了進去。靠着相澤的扶助，每日生計雖不至困窘，但這恩人却在精神上害殺了她。

後來據說當她遇見相澤的時候，聽到了我對相澤的約言，並知我那夜答應了大臣的諾言，突然從椅上跳了起來，面色如土，大叫一聲，「我的豐太郎呀，你竟這樣的欺騙我嗎！」即當場倒下了。相澤呼喚了她的母親，二人將她扶到牀上，等過了一會醒轉的時候，即兩眼直視，連身邊的人都不認識，只喚着我的名字大罵，扯着頭髮，咬嚙被褥，有時像突然想起了甚麼似地，到處找尋東西。母親遞給她的東西都被掉開，祇有將桌上的襪襪給她的時候，就反複翻看之後即蒙在臉上號啕大哭了起來。

以後雖無甚騷擾，可是精神作用却幾全廢，癡呆有如嬰孩。據醫生的診斷說，那是一種因過劇勞心而突然發生的偏執狂（Paranoia），沒有痊癒的希望。要想送她進達爾道爾夫的癲狂院，她也祇是號啕不肯答應，後來就把那襪襪中的一件揣在懷裏，時時拿出來看

看，看後又歎歎歎息。她雖沒有離開我的病牀，可是這也不像是有意識的。她只時時像突然想起來地叫『藥，藥』而已。

我的病已告全癒。抱着愛儷思的活屍而踐千行之淚者正不知有多少次數。到隨着大臣首途東歸的時候，我和相澤商量給了愛儷思的母親足以營生的若干金錢，並託她照顧那遺留在可憐的瘋婦胎內的小孩子出世時的一切。

唉！像相澤謙吉這樣的良友，此世當不可復得，但是我胸中一點恨他之念却到現在依然存在。

原书空白页

性 生 活 (Vita Sexualis)

原书空白页

金井淇君是以哲學爲職業的。

在哲學家的這個概念中，總包含有從事於寫作的意思。金井君雖然是以哲學爲業，可是並不寫作。在大學的畢業論文中，金井君提出了一篇極玄妙的文章，題目似乎是叫做甚麼「外道哲學和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哲學的比較研究」。以後就再沒有寫甚麼東西了。不過他既然是以哲學爲業，所以也就上講堂講書；他擔任的是哲學史，專門講的近代哲學史。學生間的批評，說是金井先生的講義，比較那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們的講義更有趣味。他的講授是直觀的，能夠對於某種事物，投射一種強烈的光線。在這種時候，學生就得到了永不消滅的印象。其中更有很多是引借了一些毫無關係的例喻來說明某種事物，使學

生在出其不意中領會了事理的。聽說叔本華把報上花花絮絮的社會新聞抄錄在雜記簿上，留下了來做自己的哲學的資料；而金井君却也無論甚麼都拿來做哲學史的材料。金井君也會在一派正經的講授中，引用了當時的青年人所愛讀的小說來當說明，而使學生咋舌。

金井君貪讀了很多的小說。在看報章雜誌的時候也是拋開了論著而專看小說。但是假如寫小說的人能夠知道金井君是用那一種眼光來看他的作品的話，恐怕就非憤怒不可。金井君並不把那當做藝術品看。他對於一種藝術品的要求非常高，而這些小說是不能夠滿足他的要求的。金井君看小說的興味中心，是在探求作者在寫這篇小說時的心理狀態。所以在作者自以為寫得哀傷或悲壯的地方，金井君會覺得非常滑稽，在作者自以為滑稽的描寫中，他却又感傷哀絕。

金井君也時常會想到要寫點東西。他雖然是專門的研究哲學，但却沒有想創造他自

己的哲學，所以他沒有寫哲學書的意思。他反而有心想試寫點小說或戲劇。不過因為他對於藝術品的要求很高，所以不隨便動筆。

在這時期中，夏日金之助君開始寫作小說了。金井君對於夏目的作品很有興趣，而且覺到了技癢。不過當夏日君的「我是貓」一書出版以後，就有「我也是貓」、「我是狗」一類的東西出現；金井君一看到這些不倫不類的作品之後，卒至於起了嫌惡之感，結局還是一點東西都沒有寫。

不久所謂自然主義的流派抬頭了。金井君在看到這派的作品之後，雖然也並不覺得躍躍欲試，可是却也很感興趣。同時並想到了一件奇妙的東西。

金井君每次在看自然主義派的小說時，看到了作品中的人物，無論行住坐臥，造次顛沛，沒有一件不關聯到性慾的寫象，而且批評家又認為那是寫穿了人生的描寫，在這時候，金井君總懷疑到人生果真的是那麽樣的嗎？抑或是自己的心理有別於人類一般的心理

狀態，對於性慾特別冷淡？甚而是稟承了一種可以稱做 *Frigiditas* 的異常的性癖呢？金井君的這種想像，在讀左拉的小說時，也未嘗沒有發生過；不過那是在看 *Germinal* 時，讀到了書中寫到工人部落的人們達到了極度困厄的地步，插入了一段跑去偷窺男女的幽會的時候所發生的思想；可是那時候的疑惑，是在作者何以要特別寫出那麼的一段，而並非以為那是不會有的事件。他的不解處，只是在那種的事件固然許會發生，然而作者爲甚要把它寫入自己的作品中呢？他只是懷疑着，那作者個人的性慾寫象是不是異常的呢？小說家，詩人這一類的人物，性慾上或許有異於常人。這問題和 *Lombroso* 他們所說的天才問題也有關係。*Möbius* 一派的人們，一抓到凡是有名的詩人或哲學者，都斷定是精神病者；也就是以此爲根據。但是最近在日本抬頭的自然派，却與此不同。多數的作家同時蠢湧起來，寫出了同樣的作品。而批評家便認定了那就是人生。他們所謂的人生，依精神病學者的話說，簡直可以說是在一一的寫象中帶了性慾的色彩，所以金井君的疑惑便比從前更加

深了。

在這期間中，發生了那椿齷牙龜的事件。一位喚齷牙龜的工人，本來就有偷窺女浴室的習癖，有一天竟跟上了一位從澡堂回家的女人，而強加污行。這是無論那個國家所常見的極普通的事件。假如在西洋各國的報上的話，不過是報上角落裏兩三行的記事罷了。但是那時候却擴大了成爲社會一時的大問題。和那所謂的自然主義聯繫了起來。齷牙龜主義一詞竟成了自然主義的別名。齷牙二字成了一個動詞，而流行社會間。這時候金井君便不能不疑心到假如世間的人們如非都是色情狂的話，則自己便是有異於常人了。

那時候金井君有一天在講堂裏看見了一個學生拿了一本小本子的 Jerusalem 的哲學入門。在下課後金井君便拿來了一看，並問那學生這是一本甚麼內容的書。那學生的回答是說，「這是我在南江堂看見的，想買來做參考看看，內容我還沒有看過，如果先生想看的話，請先拿去看好了。」金井君把那書借了過來，恰巧那天夜裏有空，所以便看了一

看看到審美論的一章時，金井君不禁嚇了一跳。書中的議論是說：一切的藝術，都是 *Liebeswerbung*（求愛），都是談戀愛，是把性慾來向着公衆發揮。照這樣看起來，那就像女人的月經走錯了門路而從鼻子裏流出來一樣地，慾性也會一變而爲繪畫，爲彫刻，爲音樂，爲小說爲戲劇了。金井君在吃驚之餘同時並想到了：這是十分奇警的議論！可是既然有了這樣的議論，何不再推而廣之，倡爲人生的一切事件，都是性慾的發揮之說呢。如果有這種議論的話，那麼，在同一論法之下，無論甚麼，都可以說是性慾的發揮了。把宗教來當做性慾說明，那就是最容易的了。普通我們總說耶穌是私生子。被崇爲聖者的女尼，實際上却祇是將性慾向邪淫（*Perverse*）方向發揮者，實在不少。在實行獻身修行的人們中間，也有 *Sadist*，也有 *Masochist*，假如帶上性慾的眼鏡來看時，則人類一切事件的發動機，沒有一件不是性慾的。*Cherchez la femme* 這句話，可以應用到一切的人事世相中。金井君以爲如果從這種立場看起來的話，則自己無論如何總不免是有異於常人了。

那麼，金井君想要寫作的宿望，便向那奇妙的方向移動了。金井君想：關於性慾在人類生涯中發現的順序，和性慾與人類生涯的關係等問題，很少有可徵據的文獻。正像藝術中之有猥褻的繪畫一樣地，無論那個國家都有春畫、淫書。不過那並不是一本正經的。詩的全領域中，有描寫戀愛的作品。但是戀愛即使和性慾有密切的關係，也不是就等於性慾。在法院的記錄，和醫師的著作中，有多少的材料可尋。不過大多數那祇是性慾的變態。盧梭的懺悔錄，是一本毫無忌憚的坦坦白白的著作。作中曾說及小孩子時每因記不住所授的功課，即遭牧師的小姐打屁股。可是他在捱打的時候偏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舒適，所以他自己所曉得的功課，也故意裝做不曉得，或是故意說錯了，惹着那位小姐來打他。可是到了那小姐懂得了人事之後，又不再打他了。這只是性慾的最初發動，而決不是初戀。此外在描寫青年時代的生涯中，也有涉及於性慾的事件。但是那也不是以性慾爲主的作品，所以也不能夠滿足自己的慾望。Caranova的一生，可以說是完全供了性慾的犧牲。他所寫的回想

錄本是一種傑作，可是那一大部書的內容，也祇是完全的性慾的描寫，毫沒有涉及戀愛的地方。但是恰像因拿破崙的好名心之遠超過常人，而其自傳並不足以作研究好名心的資料一樣地，性慾界的豪傑 *Asanova* 的著作也不能作為研究性慾的素材。這就恰如 *Erhotos* 的 *Kolosos*，或奈良的大佛之不適於作人體形態的研究一樣的了。自己雖然試試寫作，可是又不願意蹈襲前人的故轍。剛巧這時候，我何不試來寫寫自己的性慾歷史呢。實際上自己對於自己性慾的萌芽和發展的過程，雖然沒有切實地思想過，可是何不就想一想寫出來看看呢。在白紙之上用筆墨顯明地描寫出來時，自己也可以明白明白自己吧。那麼，或許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性生活到底是 *Normal* 的或是 *Abnormal* 的吧。在尚沒有寫出來的時候，當然不知道會寫成一篇甚麼東西。所以也不知道是見不見得人，或是能不能公諸於世。總而言之，在有暇的時候，就不妨寫寫看。

這時候剛巧從德國方面寄來了一些郵件。那是由素來寄書給金井君的書店寄來的。

其中有一份是在某種會議中研究性慾的教育問題的報告。說是「性慾的」本來不大妥當。Sexual 是「性的」的意思，而非「性慾的」之義。但是因為性字的含義太多，所以無法只得添上一個慾字。那麼，問題就是在教育的範圍內，性慾的教育是否必要，就算必要時，那是否能夠實行？在某個會議中曾由教育界，宗教界，和醫學界中各選出了一位代表斯界的泰斗，請他們對這問題各提出意見，結局便成了這份報告。三位大家的議論雖區區不一，可是關於性慾的教育之是否必要，和實施的是否可能，却都發表了肯定的答案。有的意見是贊成在家庭中實施，有的却贊成在學校裏講授，不過總之全都是認為必要而且可能。講授的時期，當然是在懂得人事以後，我國也有在結婚式之前示以某種畫片的故事，現在却將這期日提早就是了。所以要提早的理由，就是因為若要等到結婚式前日的話，其間會發生不妥的事件。議論是從下級生物的繁殖說起，逐步推及於人類。最初雖然是從下級生物說起，但是假如是說說植物的雄蕊雌蕊的故事，即推論到動物如是，人類亦如是，那是毫無

用處的。我們更非詳詳細細地說及人類的性生活不可。

金井君讀了這報告，又着手想了一會。金井君的長男今年就要在高級中學畢業，假如必須自己來教育兒子的話，那應該怎麼說法呢？這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越是作具體的設想越覺得難於措辭。那麼，金井君便想到了從前想要寫的自己的性生活的歷史，他便覺得這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了。先把那歷史寫出來，看是像個甚麼東西。在權衡那寫出來的東西，能否見人或公諸於世之前，試先看一看能否可以給自己的兒子看。金井君懷着了這種想念，便持筆着手寫作了。

六歲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的家，住在中國。某一諸侯的封城下。自經廢藩設縣以後，縣署已移置隣地，所以這城下便突然地冷靜了。

父親跟着大人到東京去了。母親說是湛兒歲數也不小，在沒有進學校之先，得先逐步教一點東西，所以每朝或則是教我讀讀字母，或則是叫我習字。

父親在藩鎮時代祇是一名的步卒，可是住家也總算有圍牆環繞，大門前是一道濠，濠的另一邊是藩主的倉庫。

有一天學習完了之後，母親便開始在機上織布，我呢，說了一聲『我出去逛逛就來』便跑出去了。

這一帶是住宅區的所在，就在春天也看不到柳樹或櫻花。只有我們家的圍牆上探出一些緋紅的山茶花，和穀倉旁的枸橘露出一點點淡綠色的新芽而已。

西隣是一片空地。在亂石破瓦之間開着了紫雲英和堇花。我就在那地方採摘紫雲英。

摘了一會忽然想起了前日隣近的小孩子說的「男子也在摘花不要臉」那句話，趕快四周望了一望，把花拋掉了。幸而誰也沒有看見。我呆呆地站着不動。那是一天晴朗的日子。母親織布的機聲，唧唧入耳。

空地的那邊有一家姓小原的家。男子已經逝世，祇留下了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寡婦。我忽然想到她家去，便轉到了那家的大門前跑了進去。

把草鞋一脫，拉開紙門跳進去一看時，小原大嬸正和一位不知誰家的姑娘在看一本書。——那位姑娘穿了通身紅色的衣裳，頭上梳了一個島田式髻。我這時候雖小，但也知道她是城市裏人家的姑娘。大嬸和那姑娘都像受驚不小地望着我。她們二人的臉都通紅了。我雖說是小孩子，也知道她們的樣子有點奇怪，心裏覺得十分奇異。再看看那本翻開着的書時，書上全是很漂亮的彩色畫。

「大嬸，那是甚麼畫報？」

我一步步地踱過去，那位姑娘馬上把書合攏起來，望着小原大嬸的臉孔發笑。書面也是塗滿了種種顏色，詳細一看時，原來是一幅女人的面孔。

大嬸把合攏了的書奪過來，翻開遞到我的面前，指着畫上的一件東西說：

「洪哥兒，你猜猜這是甚麼？」

那姑娘越是大聲笑起來了。我伸着頸子看看，畫上人物的姿勢複雜得很，總是不大明了。

「是足足吧。」

大嬸和那姑娘都大聲地笑了。那似乎不是足足。我覺得受了很大的侮辱。

「大嬸，我下次再來吧。」

我再也不聽大嬸的挽留，就跑出去了。

我雖沒有辨別她們所看的圖畫是畫的甚麼東西，可是總覺得她們的話語和舉動都

很奇怪，而且使我感到不快。我也不知道是甚麼道理，總不敢拿這件事情來問母親。

七歲了。

父親由東京回到家裏來。我也進了建在藩鎮私塾的舊址的學校念書。

從家裏到學校，一定要經過門前城濠西端的柵門。柵門的門房舊址依然存在，裏面住了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老頭子。另外還有一位老太婆和他們的小孩子。那小孩子的年歲和我差不多，衣服襤褸，而且總是拖着兩條鼻涕。每次走過那裏的時候，他老是銜着指頭望着我，可是我看見他的時候心裏却總感到一種的厭惡和多少有點畏怖。

有一天當我走過那柵門的時候，卻沒有看見那照例站在外面的小孩子。我一面想着他不知道有甚事故一面走過去。這時候在那小屋裏傳出了那老頭子的聲音：

「喂，不是告訴你說不要拿那東西來逛的嗎！」

我馬上停了脚步，看看那聲音的方角。老頭子盤着足在打草鞋。原來是那小孩子要把打草鞋的槌子拿出去。所以他的父親纔在此罵他，小孩子放下了木槌。望着我這邊。老頭子也望着了我。在生滿皺痕的古銅色的臉上。蹲着一個歪曲了的高鼻子，兩頰窩了進去，雙眼炯炯發光，在眼白的當中到處紅一點黃一點的。他對着我說：

「小哥兒，你的爸爸和媽媽夜裏幹甚麼事，你可知道？你那樣地貪睡，未必知道吧。哈哈。」

老頭子笑起來時的面孔，實在怕人。那小孩子也笑得滿臉起皺的。

我悶聲不答，趕快走了過去。背後還聽見老頭子和那小孩子的笑聲。

我邊走邊想着老頭子所說的話。我也知道男子和女人結成了夫婦之後，他們便會養出孩子來。但是却不明白他們何以就會養孩子。那老頭子所說的，大概就是涉及此事的了。我覺得其中必定有甚麼祕密的故事。

雖說是想知道這點祕密，然而也無心想像老頭的所說，夜裏睜着眼睛來監視爸爸和媽媽或有甚麼動作。老頭所說的話，就小孩子也會疑心到那是 Profanation，是褻瀆。我感得像是給人命我穿着鞋子踏上神龕內去一樣地。我十分憎惡那說出這種話的老頭子。

這種心境，在以後每次走過那木柵時總會呈現。但是小孩子的意識，總是不斷地得不遑應接的新事實的侵襲，所以終不能夠永遠地想念着這一件事。每回到家裏去的時候，大概已經是把此事忘記了。

十歲了。

爸爸已經在一點一點的教我讀英語了。

我時常聽到家裏或許要搬到東京去的消息。每次在傍邊側耳聽到這種商量的時候，媽媽總囑咐我不要告訴別人。爸爸因為若是真的要到東京去的話，就不能夠帶多東西，所

以必須清一清雜物，而時時跑進倉裏去修拾東西。倉裏下一層堆的是米，樓上是一些櫃子之類的東西。爸爸這種工作，在偶而有客人來時，即時便停手不做。

我也曾問過媽媽，爲甚不可以告訴別人。媽媽却說是因爲大家都想到東京去，所以不能夠告訴人家。

有一天碰着爸爸不在家的時候，我偷上倉裏的樓上去看了一眼。上面有開着的櫥子。各色各樣的東西隨處亂放着。當我還小的時候曾永年擺設在「床之間」的一個鎧櫃，不知道甚麼道理竟被拖出來放在樓上正當中。甲冑這件東西在五年前征伐長州的時候，就已經信用墜地了。這次或許是爸爸想賣給了收破銅爛鐵的，所以纔把這老早藏在倉裏的東西又拿了出來吧。

我無意地打開那鎧櫃的蓋子，同時看見鎧的上面擺着一冊書。翻開一看時，全是五彩燦爛的圖畫。畫裏的男男女女的姿勢都是奇形怪狀的。我想那是和從前在小原大嬸家所

看見的是一類的畫。不過因爲現在比起那時候來，又多了幾分智識，所以這次便明白得多了。Michelangelo 的壁畫的人物，據說也曾用了大膽的遠近法來作畫了，但是這圖畫中的人物，却又不同，是畫的一種十分勉強的姿勢，所以無怪小孩子竟難以辨別那裏是手那裏是足了。這次呢，我可十分明白那是手那是足了。而且也知道這就是自己呆想知道的祕密了。

我覺得怪有趣地，翻來覆去的翻看着那幾幅圖畫。不過在這裏非得聲明不可者，就是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人們這種的舉動，是和人類的慾望有關的。叔本華曾說過，人類很難以有用清醒的意識來圖謀生育子女的。沒有人想過要來繁殖自己的子孫的。所以大自然便在這種行爲中附上了一種快樂。把這常做人類的慾望。這種快樂，這種慾望，就是大自然爲謀人類繁殖的詭計，餌食。不用給與這種餌食而能於繁殖無礙者，那就只有下等生物爲然。那是沒有清醒的意識生物。我對於這畫中人物的舉動之含有那種餌食的關係，可是一

點都不知道。我之所以那樣地感覺有趣而來反複翻看那圖畫者，只是因為知道還不知道的事件而覺有有興趣而已。那只是好奇心，是求知慾而已。我的鑑賞是和從前翻閱小原大孀的畫冊的梳島田髻的姑娘的眼光完全不同的。

在反複翻閱之間，我便發生了疑惑。因為畫中人體的一部分畫得非常的大。怪不得從前年紀還要少的時候，會把那實在不是腿子的東西當作腿子了。本來這種圖畫，是無論那一個國度裏都有的；但是特別將身體的某一部分畫得這麼大的，那倒是世界無類的。這正是日本的浮世畫師的發明。往者希臘的藝術家在製作神像的時候，總是把前額做得特大，而面的下部特小。這是因為了前額是靈魂所棲，所以便特別做大些來使之顯現出來。面孔的下部，如口和用於咀嚼的上下顎和牙齒等，那是身體上卑鄙的部位，所以又做得小些。假如將這一部分做得太大的時候，那就更漸漸是像起猿猴來了。(African)的面角便漸漸變小了。而且胸部也是比較腹部大。這是因為腹部也是和上下顎牙齒等同樣的關係，自無須

說了。呼吸的作用總是比飲食更爲高尚的。加以從前的人們，對於胸的作用——詳細一點說就是心臟——不說是常司血液的循行，而當它是常司精神作用的。日本的浮世畫師，也正是和他們把額和胸做得特別大的一樣道理，在繪描這種圖畫的時候，特別把人體的某一部分畫得特別大些。這一點我就不懂了。

中國有一部叫做肉蒲團的猥淫小說。但是中國的作者却在那故事中穿插入善惡報應的教訓。那是一本極無聊的書。書中有描寫及主角未央生因爲覺得身上的某一部分太小，而到處偷看人家小便的一節。我那時候每逢有人在路傍小便的時候，也愛去偷看。而那個時代城下還沒有公共便所，所以大家總是在路傍小便的。但是看來看去，人人總是小的，因此即斷定了書上所畫的是無稽的，而自覺那是一種天大的發見。

這就是我看了那奇怪的圖畫後對於實世界的觀察之一。此外還有一種觀察，雖然覺得不好下筆，但是爲求真實起見，也只好勉強寫出來。我從沒有看見過女人身上的某一部

分。那時候城下還沒有澡堂之設。無論在家裏由家人替我洗澡，或是住在親戚家裏，由別人替我洗澡，總是我自己被脫得精光，而替我洗澡的人却老是穿着衣服。女人又不在路上小便，這可使我無辦法了。

學校裏呢，女孩子另在一個講堂上課，絕不在一處遊逛的。假如偶然說幾句話時，馬上同學們便要加以嘲笑。所以也自然沒有女朋友。親戚中雖然也有女孩子，可是就算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到家裏來了，也都穿着做客的衣服，打扮起來，規規矩矩地吃點東西便又回去了。沒有一個和我親昵的。只有在家的後面，住了一家在藩的時候叫做小人[●]的人，那家中倒有一位小姐是和我差不多年歲的。名字是叫做小勝。頭上梳着蝴蝶髻，倒時到我們家裏來逛。那是一位白胖胖的女孩子，性情也極老實。可憐這女孩子竟被當作我的試驗的對象

物了。

在梅雨剛晴的時節。媽媽照例在機上織布。在悶熱的午後，到家裏來縫衣服，並且廚裏幫忙的老婆婆正在睡午覺。只有媽媽的梭聲傳遍了寂靜的屋內。

我在後庭的倉前，將絲纏着蜻蜓的尾巴放牠飛。滿開着花的紫薇樹上，蟬兒也叫起來了。我雖然望了一會，可是停得太高了，決沒有法子可以捉到。這時候小勝跑得來了。她也是因爲家人都睡了午覺，覺得寂寞，所以纔跑得來的。

『我們在一處逛吧。』

這就是她的寒暄。我馬上計上心來。

『好的，我們從那走廊上跳得逛吧。』

我說時即脫了草履跨上走廊上。小勝也跟着過來，脫上紅帶子的高木屐上走廊上來，我先赤着足跳下了庭裏的青苔上。小勝也跳下了。我又走上走廊上，卷起了長褂子。

「不這樣子跳，長褂子纏着足不好跳。」

我活潑地跳下去了。可是看看小勝時，她却在那裏躊躇躊躇。

「喂，你也跳啦。」

小勝似乎有點爲難的樣子，不過總是天真爛漫的老實的小姑娘，所以結果還是捲起長褂子跳下來了。我睜圓着眼睛拚命地望着，可是除了兩根雪白的腿子連着雪白的肚子之外，完全沒有別的東西。我真失望極了。想到架着 *Opier-class* 來窺探半裸舞的女人的股間，看着薄紗上金線的閃光而失望的紳士，真覺得太可笑了。

那一年的秋天。

我們的故鄉，是盆踊[●]極盛行的地方。將近舊歷中元的時候，突有今年禁止盆踊的風

● 一種日本的團體舞，多於中元節間於野外行之——譯者

說。但是縣公署方面因爲縣知事是異方人，不願意違反本地的民意，所以還是採默許的方式，照例舉行。

距我家二三丁的地方就是街市。在那裏搭有小棚子，一到黃昏的時候，在家裏便可聽見跳舞的音樂。

問問媽媽可不可以去看人家跳舞，媽媽說是如早點回來，就可以去。那麼，就拖着草履跑出去了。

從前也曾時常看過盆踊。很小很小的時候，是媽媽帶着去看的。跳舞的人表面上雖說完全是平民，可是因爲大家都是蒙着頭巾跳的，所以武士的子姪也有很多混入去跳的。其中還有男假女裝的。不蒙頭巾的就蒙一種所謂百眼的東西。西洋的 *Carneval* 是在正月舉行的，這和盆踊的季節雖不相同，不過人類總是自然而然地會想出同樣的事情的。就西洋說，除了收穫期另有舞會外，可是那一種却似乎是沒有帶假面的。

很多人圍成一個圓圈跳着。蒙着了面來跳舞，而站着看的也有。因為儘管站在旁邊看着，一遇有合意的舞伴時，即可隨時插入同舞也。

我在看着跳舞的當兒，無意中聽見了蒙面的人的談話。大概是兩位相識的男人。

『你昨夜到愛岩山去了的吧。』

『別胡扯。』

『哼，聽說你的確是去了的吧。』

在兩人的一問一答之間，另外一個男人插嘴說：

『那地方到早上去看看的時候，可真掉了不少各種各樣的東西。』

接着便是一陣笑聲。我覺得像是碰着了甚麼污穢的東西一樣地，跳舞也不看，便回家去了。

十一歲了。

爸爸把我帶到了東京去。媽媽却留在家裏，把時常在家裏幫忙的老媽媽叫了來，住在一起。說是等過一些時，再隨着到東京來。大概是留在家裏等着賣房子吧。

舊藩的老爺的邸宅在向島。爸爸就搬進了那裏一家空着的耳房，雇了一位老媽媽來洗衣炊飯。

爸爸每天早出晚歸，同時並在給我找學校。爸爸一出去之後，就有一位二十歲前後的女人到後門口來，把圍裙漲得滿滿地回去。這是那老媽媽把米偷了，而交給她的女兒帶起走。後來媽媽來了之後，知道了這事情，便把老媽媽趕了出去。我實在是一個太不懂事的小孩。

沒有和我在一起遊玩的小孩。有一個是管庶務家的兒子，年紀比我少二歲的；可是在第一次見面的那一天，就約我去釣邸內池裏的鯉魚，所以我覺得不高興，決定再不和他在

一起逛耍了。管家的執事也有一位十二三歲和更小的兩三個女兒，可是她們一看見我的時候，就在遠處指着我彼此說說笑笑。我覺得這班傢伙也是討厭的姑娘。

到了府邸的第二進去看看時，有二三個所謂家從的人在那裏。他們多數總是在一面抽煙一面談天。就有我在面前，也毫不受妨礙。我就在那裏聽到了種種的事情。

他們談話中最常講到的，就是一個叫做吉原的地名和一個叫做奧山的地名。吉原是他們日常所夢想的天國，而那天國的莊嚴，據說有幾分是由這位大人的力量來支撐的。管家的把大人的錢，用很高的利息借給吉原的人們。因此據說他們每次到吉原去時，總要受特別的優待。他們各自談起到吉原去時的故事。我在旁邊聽着，總也有一半不明白，有一半似乎是明白的，可是一點也沒有意思。其中有一位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這次我帶你去吧。有很漂亮的姑娘來招呼你哩。」

這時候大家都笑了。

一說到奧山的故事時，總得連帶說到一位叫做榛野的身上。家從們大概不是麻皮就是獅子鼻，或則是齷牙，總沒有一副滿足的面孔。不過那姓榛野的却又不同，他是一個白皙的，高高身材的男子，頭髮長長地，搽上了油，一直分開到額子上。此人不知道是甚麼職位，不過總是享受着高出家從們一席的待遇，掌管着起草文書一類的事務。家從們說的話是：

『得有榛野那樣的優惠的話，那我們也到奧山去啦，我們就是花了錢，逛了楊弓，●也不得她們多說幾句話，可不真無聊嗎。』

榛野正是這班人中的 Adonis。而我不久也得看見了爲他而成了 Aphrodite 或 Persephone 的女人們。

● 遊戲用的小弓，楊弓店大多設在熱鬧地方或花柳街間，雇用漂亮的女人坐在店前引誘客人，每次徵收

若干的玩費，任遊客們射弓爲戲。——譯者

是在庭前的蟬聲越噪得起勁的當兒。當父親出去了後，只留我一個人呆着在家的時候，那一個叫湮麻的家從在外面對我說：

「淇哥兒，你在家嗎？我剛有事出去，我們一起走吧。我帶你到淺草的觀音堂去。」

爸爸也曾有一次帶我到觀音堂去過。我高興地穿上木屐就走。

走過了吾妻橋，到街上買了一些東西。再轉回頭，就在觀音堂前的街上閑躑。這裏有持着很多用線吊起來的烏龜形的玩具，嘴裏喊着「機器烏龜，隨人揀」的。烏龜的頭尾和四脚都在那裏搖搖蕩蕩。湮麻走到一家繪草紙。店前停步了。當我正在看「西南戰爭」的彩畫的時候，湮麻就拿起擺在店前的一本有帶子繫住的書，對那櫃台上的一位中年婦人說：

「老板娘，現在還有受騙買這種書的傢伙嗎？哈哈。」

「啊，時時要賣它一本兩本哩。書裏雖然全是一些沒有意思的東西。噓噓噓。」

「什麼樣啦，把真板的賣一本給我好吧？」

「你說笑話啦。這些時警察真一點也不肯放鬆。」

繫着帶子的書，封面畫着女人的面孔，上面寫了「笑之書」幾個大字，這是那時候繪草紙屋的滑頭貨。書裏是些短篇笑話之類的東西，却故意做神做鬼的把帶子繫起來，賣給那些想買那種不可見人的書的人們。

我雖說還是小孩子，可是他們一問一答的意義，大概也能明白。然而我的注意點却不在那會話的意義，而是偏重在涅麻之能夠自由自在地說東京話。我在研究涅麻既然講得一口這麼好的東京話，爲甚他在家裏時又要講鄉音呢？在大家同鄉人中講鄉音，固屬當然。可是涅麻之說兩種話，却似不單是爲了這原因。他恐怕不是在長官的面前故意裝老實而

講土話嗎？我那時候就會想到這種事了。別以爲我是呆頭呆腦，有時却又不是什麼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呢？

我們走上了觀音堂。我的求知的慾望，使我的眼睛集注在黑黝黝的格子裏面蠟燭陰黯的地方。走過了蹲在地上，變得像蝦子一樣地，嘴裏喃喃地在禱告的老翁老嫗的背後，折向廟堂的東側，在時時錚鏘的賽錢聲中走出了廟堂。

這附近有很多的叫化子。他們中間又有用五色的砂作書寫畫給人看的。在稍寬敞的地方，有很多人圍成一個圈。圈內有人在賣藝。我和涅槃站在那裏看了一會。刀劍一把一把地掛着。越低的地方的刀越長。賣藝人東拉西扯地說了一大片，可總不看見他把刀拔出來。一會兒涅槃拔腳就走，我也莫明其妙地跟着走開。回轉頭一看時，原來是要錢的人已經走到了近前。

我們走到了有楊弓店的一條窄巷子。每家店裏都有擦了粉的女人，使我覺得很稀奇。

爸爸是沒有帶我到這裏來過的。我對這些女人的面孔，有一種不思議的觀察。她們的面孔都不是普通人們的面孔。和普通的女人不同，她們都有一種 Stereotype 的面孔。用我現時的話來說，這些女人們的面孔，是顯示着一種凝結了的表情。我看見了那種面孔便發生了一種感想。她們的面孔爲甚麼都是那樣的呢？當父母叫小孩子聽話的時候，小孩便做出了一種奇怪的面相。這些女人也正像那種小孩子一樣地，做出了奇怪的面相。眉毛儘量地提高，甚至吊高到生頭髮的地方。眼睛是儘量地睜大。不管是說是笑，從鼻子以上的地方總不讓它動蕩。我覺得她們爲甚麼像約好了似地，大家都做出這種面相呢。我當時雖然不曉得，可是這正是出賣肉體者的面相。這就是 Prostitution 的相貌。

女人們吱吱喳喳地在呼喚客人。說『先生，請來』的最多。也有些是明明白白聽得是喚說『請進來』的，可是大多數的却只能聽見『請來』二字。也有叫說『藏青襪子的老板』的。涅麻正是穿的藏青襪子。

「喂！涅麻老板。」

一個倍加尖銳的呼聲。涅麻走進那店裏便坐了下去。我正呆站着望着他們的時候，涅麻更做做手勢叫我坐。是一個圓面孔的女人。她一開口說話時，從那薄薄的脣間，可以看見一排剝了鐵漿的牙齒。她把長的旱煙管裝上煙吸着之後，再用袖子將煙嘴揩了一揩，照例裝着鼻子上半截不動的表情遞給涅麻。

「做甚麼要揩了揩？」

「不揩揩未免失禮哪。」

「不是捺野就不能得你們不揩過的煙嘴抽麼？」

「噯唷。給捺野老板時，也總是給他揩的哩。」

「是的嗎？還是給他揩嗎？」

是這樣一種的會話。不過語意却是雙關的。涅麻並不承認我對於會話中的第二種意

義會有甚麼想像的能力。那女人也把我當做雖有如無的空氣一樣地，但是我實在也豪無不平之處，因為我根本就討厭這女人，所以不想她對我說話。

涅麻問我逛不逛楊弓，但我却拒絕了他。

涅麻不久即離開了楊弓店。我們穿過了猿若町，渡過橋場的渡，回到了向島的府裏。

就在這同一時期當中，家從們中間，有一個叫做銀林的針灸醫生；他時常到他們的房裏來談天。銀林是來給大人醫病的，他並不是鄉裏人，而是江戶人。家從們大概都是三十歲前後的，祇有他却過了四十。我覺得這個人似乎比家從們要聰明得多。

有一天銀林說是要到銀座那邊去，問我順便帶我去好不好。那天他等把事辦完了後，就到京橋傍的一家書場裏去。

因為是日場，客人不很多。比較上流的只有民家的老板娘們，其餘大多是工人模樣的男子們。

臺上是說書人在那裏滔滔地辯說。說書的故事，是一位喚做德三郎的少爺到外邊去下象棋去了。等到夜深回家的時候，竟不得其門而入。剛巧隣近的一位女孩子也同樣地叫不開自家的門。那女孩子便和這位少爺攀談了起來，那少爺說是自己只有到叔父的家裏去求宿一夜，女孩子也要求要他帶回去。少爺並不肯答應竟自走開了，誰知那女孩子也跟着就走。叔父是一位風流的人物。所謂風流人物者似乎就是道德心（モラル）的人們。所以那位叔父竟誤以為一定是這位少爺帶了情人來的。而這位少爺又因為害羞，吞吞吐吐地不能夠公開辯白。那位原已戀着了這少爺的女孩子，以為這是意外的大幸事。接着就是兩人都給叔父趕上了樓上去。被褥祇有一份。所以便將解下來的腰帶，擺在褥子的當中，就像把庫頁（クラマ）二分爲半一樣地（因為這是後來追記的，所以譬喻有點 *Anachronism*）兩人合睡了起來。等到睡了一覺起來時……我當時還聽不慣東京話，而說書者却滔滔不絕地說得十分起勁。當我正像在後來初次聽外國人的講義一樣地，聚精會神側耳傾聽的時候，銀林

却望着我的臉上發笑。

「怎麼樣，聽得懂嗎？」

「噢，大概聽得懂。」

「大概聽懂就夠了。」

剛纔在說書的人，站了起來彎彎腰，便從講台的旁邊下去了，接着就另有一個說書的出來。「換了我出來，也沒有甚麼好貢獻諸位。」先來幾句謙遜語。「先生們的尋開心，就是玩姑娘」這是他的破題。接着就講了一段一個工人帶了一個初出茅廬的人到吉原去的故事。這簡直可以說是吉原入門的講義。我覺得東京這地方真是便於獲得一切智識的地方，不勝感歎地聽着。我在這時候，曉得了一句「讓我嘗嘗你的餛糊」的奇怪的話語。但

是以後除了在書場以外的地方，從沒有碰過這句話的，所以這簡直是在我的記憶中課賦了一種無謂的負擔的話語中的一句話。

在同年的十月間，我進了一間在本鄉壹岐坂的教授德文的私立學校。這是因為我的父親想我去學鑛山學的原故。

因為從向島到這地方太遠，所以我便寄寓在那時候住在神田小川町的我父親的老前輩東先生的家中，每天到學校裏去。

東先生是到過外洋，而很講究攝生的人，除了注重肉食之外，別沒有奢侈的地方。不過酒却喝得不少。那也是從衙門回家，再自己翻譯書籍到夜裏十時、十一時之後，纔開始喝的。太太是巾幗英雄。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大官們的家庭中，閨門能夠那樣修葺的實在恐怕很少。父親真把我寄在一個很好的家庭中。

我在東先生家裏寄居的期間中，完全沒有受過一點性慾上的刺激。勉強在記憶中去找尋的話，那只有某個時候有過這樣一樁事：我的書櫥是擺在客廳和廚房的中間的。太陽已經下了山，而女傭還沒有來點着洋燈。我無意中走進了廚房。剛巧碰着書生正在那裏和女傭說話。書生在向女傭說明女人的機器無論甚麼時候都可以用，和心情沒有關係；可是男人的機器却有能夠用和不能夠用的時候，在高興的時候就跳躍起來，不高興的時候則萎縮不振。女傭通紅着面孔地聽着。我覺得很不愉快的走回了自己的房裏。

我對學校的功課，並不覺得有甚難處。因為前時曾跟父親學過了英語，所以便採用了一位喚做 Adler 所著的字典。這部字典分爲德英和英德的二本。在無聊的時候，也曾繙繙 *Membré* 這個字便查出 *Zugungsglied* 來，繙繙 *Pudenda* 這個字時又查出了 *Scham* 一語。而自己一個人獨自高興。不過這也不是因爲了受性慾的支配，而覺得這些字有意思的。祇是把它當做一種未曾聽人說過的隱微事，而感到有趣罷了。因此同時並繙了 *Fart*

而查出了 Furz 一語，並且記住了在心裏。有一天，德國教員在教化學初步的時候，製造了硫化氣給我們看，並問學生不知道這種氣體所含的成分。有一位學生答說是 *Essig*。那倒真的是和臭蛋一樣的臭氣。教員再問還有甚麼時，我便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Furz!”

“Was? Bitte, Noch einmal!”

“Furz!”

教員這纔明白了，紅着面孔地懇切地告訴我這種字是不能用的。

學校裏還有寄宿舍。在放學的時候便跑去看了看。在那裏我纔聽見了男色的故事。我們同班中，有一位喚做蔭小路每天騎着馬上學的少年，就是他們寄宿生們單戀的對象物。蔭小路的學課並不怎麼好。桃花色的兩頰豐滿滿地，是一位很可愛的少年。少年這名詞之被當作男色的賓詞的意義使用的，也是我的新智識之一。那個叫我回家的時候順便到

一到他那裏去的傢伙，也是把我當作少年看待的。去過兩三次的時候，是請我吃東西，跟我談得很親切的。時常請我吃吃那時候所謂學生的金平糖的炒蠶豆，和所謂學生的羊羹的烤山芋等類的東西。不過我老早就覺得他那親切有點不對，所以就不高興，但是因為覺得不應該得罪年長者，所以纔忍着和他來往。不久他就實行捏捏手，抹抹面孔。這真討厭極了。我並無做 *wring* 的素質。我已經不高興再在放學時到宿舍去，可是因為從來交際的情力的關係，卒至於似乎不能不去走一趟。有一天到宿舍裏去一看時，室內已經鋪好了一副被褥。那位同學的舉動比平時更加令人討厭。血液奔上了頭上，面孔漲得通紅的。結局並且對我說：

「喂，到床上來同我睡一睡。」

「我不來。」

「不要那麼說，來吧。」

抓着我的手。他愈加興奮，我的厭惡和恐怖之念也愈加深。

『不來不來，我回去了。』

正在一人一句吵起來的時候，隔壁房裏有一個人的聲音在問：

『不行嗎？』

『唔！』

『那麼，我來幫忙。』

從隣室跳出了走廊上。我們這房間的破紙門嘭嘯一聲地開開，同時那人就跳了進來。這個傢伙是一個性情粗暴的東西，我早就不同他來往的。這一個是表裏如一的傢伙，而引誘我的那一個却是一位偽善者。

『不聽老前輩的話，就把棉被把他蒙起來！』

這句話出口時手也跟着就動。我的頭上給棉被蒙起來了。我拚命地想爬起來，上面是

愈用力地壓下來。打得房裏叮叮噹噹地，便有兩三個學生跑來看望。聽見了有叫『算了，算了！』的聲音。壓在手上的手放鬆了。我一爬起來就跑。我覺得那時候還能抓着書包和墨水瓶回來，真可算得敏捷。我此後再不到寄宿舍去了。

那時候我每逢星期六就從東先生的家裏回到向島父親的地方過夜，到星期日的下午纔又回東先生的家。我的父親是某部的低級職員。我把在寄宿舍裏的那一段故事告訴了父親，心裏以為父親一定會嚇一跳的，誰知他却一點也並不吃驚。

『唔，有那樣的傢伙；以後要當心纔好。』

這樣說了一聲，就滿不在乎。因此我纔又曉得了這也是一種非嘗試不可的辛酸。

十三歲了。

母親已經在去年由鄉下出來了。

今年年頭，把從來所學的德文停學，而轉進了東京英語學校。這是因為教育部的學制有了變更，和我自己因為想學哲學，而向父親要求的結果。我當時覺得自到了東京後費了一些時日去學德文真是徒勞，但是到後來却真大有用處。

我這時候已經進了宿舍。學生中間很少有十六七歲的，大概都是二十以上的人物，服裝差不多完全是棉布裙和藏青襪子。若非把袖子捲到肩膀上，就要被同學們說是懦弱。寄宿舍中准許租書店的出入。我就是租書店的老顧客。我唸馬琴，也唸京傳。別人在租了春水的作品來看時，我也曾去轉借了來看。這時候我纔發生了假如自己像梅曆的丹治郎一樣，被一位像媒姑一樣的小姐愛上的話，那該是多麼愉快的心思。同時在小倉裙藏青襪子的朋輩間，也有顏色白晰，眉目清秀的學生，所以知道了自己既然是一個醜男子，當然是沒有博得女人垂青的希望。自這時候以後，這種觀念永遠潛伏在我的意識底裏，使我永沒有感到十分得意的日子。加以年齡的幼稚，無論何事，總遭朋輩暴力的壓迫，而我的態度

遂成了陽屈服而陰反抗。兵家 Clausewitz 曾謂被動的抵抗是弱國所應取的手段。我就是先天的失戀者，而又是境遇上的弱者。

就性慾上來觀察，那時候的同學們有軟派和硬派之分。軟派是愛看那種奇怪的圖畫一羣。當時的租書店是把書疊堆了起來，像書廂一樣地背在背上到處跑的。這些貨物的承底是一個箱子，而並附有抽斗。這抽斗就一定是擺那種奇怪的圖畫的地方。學生中間除了向租書店借閱之外，並有備有那種圖畫冊當做自己的藏書的。硬派的一羣可就不看這奇怪的圖畫。有一種描寫一位喚做平田三五郎的故事的抄本，他們就在搶着閱讀。據說在鹿兒島等的學塾中這本書就成了他們每年元旦所最先開卷的第一本書。書中描寫了一個喚做三五郎的童子，和一個比他較大的未冠少年間的戀愛史，中間也有嫉妬，也有爭風吃醋之事。末段記得似乎說是二人後來都相繼戰死了。這本書中也有插畫，可是並沒有怎樣難以入眼的地方。

軟派的學生在數目上占了優勢。因為硬派是以九州人爲中心的。那時候的預備科中很少鹿兒島的學生，所以所謂九州人者，就只是佐賀和熊本二地的人。此外更加以一部份山口的學生。此外自中國一圈以至東北，全部都是軟派。

可是大家都以爲硬派纔是書生的本色，而成了軟派就似乎有點不大可以大聲說話了。藏青襪子小倉裙本來原是硬派的服裝，但是軟派也就照樣學樣。不過軟派的人雖然穿上了一樣的服裝，但是也很少有把袖子捲起來，少有聳起肩膀的。就是拿手杖的時候，總也是很細的一根。在假日中外出時，就偷偷地穿上綢衣服和白襪子，或是怎麼樣地。

而且這穿上白襪子的足所到的地方是那裏呢？那就是芝，淺草的楊弓店，根津，吉原，和品川等壞去處。就是平時穿着藏青襪子外出的時候，軟派的人們也總是常到街上的浴室裏去。硬派的人也不是不到浴室去的，可是就算去了也不上樓。軟派的上浴室的目的，是在樓上。樓上一定有女人。而當時的學生中，竟有和這種浴室的女人有夫婦之約的。這種女人

比之公寓裏的女兒，自然還是更下一等的貨色了。

我是硬派的犧牲。這是因爲當時的寄宿舍中，要算我和一個叫做埴生庄之助的最爲年輕。埴生是江戶的眼科醫生的兒子。面色白晰，雙眼晶亮，口唇就像點了朱一樣地，而身材也是苗條的。我呢，面孔既長得黑，身體也筋骨稜稜，加以還是生長在鄉下的。但是意外地硬派的同學們竟不纏擾埴生，而徧來纏擾着我。依我的想像，以爲是埴生是生就的軟派，所以能夠避免了這麻煩。

進學校是在正月。在寄宿舍中我被派定了在樓上的一個房間。同室之中有一個叫做鰐嘴弦的。這位同學是很大纜進學校的，算是同級中最年長者的一人。白麻子的面孔長得長長地，突出的兩腮高聳，身材又長又瘦。假如這人是硬派的話，那恐怕我就終不能逃脫了。幸而鰐嘴不是硬派。要分別起來的話，還是屬於軟派的，凡是關於女色的事，他似乎沒有不知道的。然而總也不是普通的軟派。軟派的傢伙，總是想得女人的垂青，而鰐嘴却視女

人如土芥，固然他就是想得女人的垂青，也恐怕沒有希望。女人在他只是滿足性慾的機械罷了。他每一有機會卽就遂行他的慾望。他的徹底冷靜的目光就像蛇在窺伺蛙一樣地窺伺着女人，而巧妙地利用可乘之機。所以就以他之醜，也不乏女人。據他所說，女人是可以借金錢來玩弄的，所以用不着她來垂青。

鰐嘴不僅是看不起女人，一切的事物他都看不起。他的眼中絕對沒有所謂聖神的東西。時常我的父親到宿舍裏來看我。父親同他客氣地說我還是同小孩子一樣地，請他照料時，鰐嘴却祇是唯唯地不同他認真。他祇默不做聲地聽着我的父親在教訓我，等父親走了後，便學着父親的腔調說話。

「好好地用功哉。勿管是鰐嘴君抑是那一位，大人講格話語，勿好弗聽格。阿有弗明白格事體，就請伊們教教好哉。我要回家哉。星期六我在家裏等着您，您好來哉。哈哈哈哈哈。」

以後他就把我的父親稱做「好來哉。」時常說是這兩天「好來哉」應該來了，又有

餅子好吃了一類的話。他從不知人家思親之情而來相慰藉的。他還時常的說，『你是那「好來哉」和你的媽媽交尾交出來的。哈哈哈哈哈。』這真是和那住在鄉下的柵門的老頭子同一類的東西。

鱷嘴在教室中的功課，是中平的。德國教員對於功課上答不出來的學生，照例是使之直站在黑板前。有一天鱷嘴因為被問答不出來，那位教員便叫他站在那裏。鱷嘴背站着黑板長嘯一聲，震得黑板都響起來了。教員氣得眼中冒煙，卒至跑去告訴了學監，而禁止了鱷嘴不讓他外出。但是自此以後教員也不敢惹他了。

既然教員尚且不敢惹他，所以同級中更沒有一個敢惹他的。鱷嘴雖然沒有保護我，可是，也沒有人到鱷嘴的地方來欺負我的。鱷嘴在出去的時候，臨走時總是叮囑我說：

『我不在的時候，那些窺伺屁股的混蛋又會跑得來的，你當心吧。』

我是當心着的。寄宿舍是成排建造的，所以兩方都有出口。敵人如由右方進來，則向左

逃。如從左方進來，則向右逃。但是還不放心，因此有一天偷偷地從向島的家中拿了一把短刀來，暗藏在身上。

二月間天氣接連都很好。我和埴生常到運動場裏去玩。其他的學生看見我們兩人在砂上摔角，總愛嘲笑我們，說我們就像哈叭狗一樣地。也有大聲說「喂，阿黑和阿白在相咬哩，阿白，不要咬輸呀」的。埴生和我雖然這樣地同在一起玩耍，可是很少說話。我一天到晚貪看着租來的書，耽溺於小孩子的空想世界中。埴生的性質，却是除了在教室內不能安靜，所以根本不愛看書。所謂在一處玩耍者，祇有摔角而已。

有一天天氣很冷的日子，我和埴生到了運動場上，因為說是今天太冷了，不如大家賽賽跑，所以便在運動場上跑着玩，等回到寄宿舍裏一看時，有同級的二三個同學到鱒嘴的地方來聚談。他們是在談論吃點心的事情。大概所謂點心者就是炒蠶豆或是燒山芋，由大家湊錢，給茶房兩個銅板的酒錢，就叫他去買得來。今天可就不同往時，據說是大請客，所以

決定了做火鍋吃。這是由各人各自買些東西，一起掉在鍋裏煮得吃的。有一個學生望着我說，「今井怎麼樣呢？」鰐嘴斜着眼睛看我，口裏帶說：

「這和買山芋時不同。小孩子不用加進去了。」

我把面孔擰開，裝做沒有聽着的樣子。他們在商議了一會那個要加入那個不加入之後，即全夥都出去了。

我素知鰐嘴的性情。他不在權威的面前屈服。他絕不苟合。這倒還好。可是因爲他絕不承認有神聖的事物，所以旁邊的人就感到很痛苦。那時候我以爲他的性情是刻薄的。這也許和他對於漢學很有素養，桌子上老放着韓非子也有關係吧。到現在想起來，覺得刻薄二字的評語，不能中肯。他是 Cynic。我後來在閱讀 Theodor Vischer 所著的 Cynismus 時，總是想到了鰐嘴。Cynic 這個字的語源，就是希臘文 Kyon（犬）字。就社會上既有犬學二字的譯語來說，也許可以說是「犬的。」就像犬總愛將鼻子仆在污穢的東西上面一樣地，

「犬的」人也是不把東西弄髒了不安心。因此也就不承認有神聖的東西。人就是因爲有了多神聖的東西，所以就有許多弱點，很多痛苦。碰着了「犬的」的人，真是沒有辦法。

鰐嘴之使人感受痛苦，早已習以爲常。因此不把他人的痛苦當作一回事。他的刻薄也就是由此而生的。強者看見弱者就覺得可笑，由可笑就發生有趣。「犬的」的人就覺得他人的痛苦，有趣了。

就算是我，一個人孤單地呆看着別人一夥兒煮東西吃，也還不是覺得痛苦。鰐嘴早就明白這一點，但是却半開玩笑地不叫我入夥。

我想在大家吃東西的時候跑出去，但是出去又像是逃避了。我以自己的房間讓他在爲所欲爲，而自己却逃出去，這是很可恥的。然而儘在嚙口水，那也許會給他們嘲笑。我跑了出去買了一角錢的豆沙餅回來。那時候買一角錢豆沙餅就有一大袋了。我把它丟在桌子底下，點上了燈就看書。

不久吃火鍋的一羣人一個個地回來了。把煤油淋在炭上燃着了火，又到食堂裏去拿鍋子，偷醬油，刨剛買得來的乾魚，燒開了湯，把各人買得來的東西拿出來丟進鍋裏去。每一件東西加進鍋裏的時候，就可以聽得到笑聲。有的說煮好了，有的說還沒有好。鍋裏發生了筷子的白兵戰。酒呢是當時洋貨店中所賣的 Gin 酒。是一種裝在黑色四方瓶子裏的燒酒。據說價錢很賤，大概一定是下等的酒吧。

大家時時地望望我。我裝做若無其事地從桌子下一個一個地拿出豆沙餅來就喫。

Gin 酒見了效，血液往頭上沖，談話却落到下面去了。火鍋的一羣中有硬派的。也有軟派的。軟派的宮裏對着硬派的逸見說：

「怎麼樣呢，逸見這傢伙跑到茅坑裏去探窺人家下面的時候，也像我們從人家的裙下望見紅襯衫時的心思一樣的吧。」

我以為逸見許會生氣的，可是事實却大不然，他竟認真地回答。

「那也有領情拜觀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女人在講定的時候，是捏捏手，可是少年又怎麼樣呢？」

「也是用手這樣地一來。」

他抓着宮裏的手，把一個手指按在掌上，並說明了若是答應的時候，就捏住那手指，不答應的話，就不捏。

不知道是那一個叫逸見唱一支歌聽。逸見就唱了起來。

「飛雲脚下露出了鬼屁眼，別用繩子來網他吧，留心他放屁。」

後來其中有唱民謠的，也吟詩的，有學玩西洋鏡的吡喝的，也有玩口技的。不久火鍋和瓶子都漸漸地變空了。軟派中的一個人說是在附近發見了一件很好的東西；於是就有人提議說現在就要去看。結果說是前次在關門前五分鐘想出去的時候，雖然被阻止了，可是現在還有十五分鐘，一定可以出去的。只要溜得出去，待明天拿得保證人的證明書，就可回

校了。至於證明書呢，已經有了蓋好印章的白紙，只要填一填便成功了。

火鍋的一羣衆口喧嘩地散席了。鑷嘴也一起出去了。

我連豆沙餅也吃厭了，正在看書的時候，突有輕輕地爬上樓梯來的人。聽慣了獵鎗聲的鳥兒一樣，總不讓獵人走近身邊。我吹熄了燈，推開窗門，跳出了屋上，又輕輕地把窗關上。瓦上濕潤潤地，不曉得是露是霜。我蹲在窗扉廂的後面，緊緊握着帶在懷裏的短刀的柄。

寄宿舍的窗都已上了木窗扉，只有校役室還有燈光射在紙門上。足聲走進了我的房間，像是在走來走去的。

「剛剛還看見點着燈，到那裏去了呢。」

這是逸見的聲音。我屏息不動。過了一會鞋聲離開了房間，走下樓梯去了。

短刀幸而沒有用處。

十四歲了。

功課還是不覺爲難。一遇有空就耽讀租來的書。越讀越讀得快，因此馬琴和京傳的作
品差不多都讀完了。以後也曾讀過了其他作家的小說，可是總沒有意思。於是便借了人家
租得來的言情小說看。莫明其妙地，男女的關係，就像美麗的夢般地，浮現在心裏。而並沒有
甚麼很深的印象就過去了。但是每次受到這印象的時候，總覺得那美麗的夢一般的東西，
只是容貌漂亮的男女所能享受的幸福，而非自己所能企及的。這就使我痛苦了。

還是依舊地和埴生玩耍。在暮春一個星期一的午後，又和埴生出去散步的時候，埴生
提議說要帶我到一個好地方去。再追問他是甚麼去處時，他就說是附近的一家小酒館。我
從來雖然也到過麵館子和小飯館子去過，可是除了跟父親到了王子的一家扇屋酒家吃
過一餐飯之外，從沒有到過掛有包辦筵席的招牌的館子的；所以不禁嚇了一跳。

「你一個人敢到那樣的地方去嗎？」

『不是一個人，我是說同你一起去的。』

『我曉得。我是說你不用大人領帶就敢去嗎？你到底有沒有去過？』

『唔，去過了。前些日子就去過了。』

埴生是很得意的。兩人走進了館子裏。一個女招待說了一聲『請進來，』看看我們，和另外一個女招待擠擠眼睛拉拉袖子地偷笑。我覺得很難爲情地想退出來，可是埴生却只往裏走，沒有法子，祇好跟着進去。

埴生點了菜，還叫了酒。我奇怪他倒能喝酒，誰知他却告訴我不喝也得叫的。女招待每次遞東西來的時候，總是含笑站着看看我們。我一本正經地，只顧吃些冷盤裏的東西的時候，埴生就對我說：

『昨天可真高興。』

『甚麼事啊？』

「我昨天給叔父叫去吃開年飯，那裏來了很多堂子裏的姑娘，因為還有很多客人沒有到齊，所以就在那裏玩耍。一會子有一位姑娘叫我帶她到園裏去看看，那麼我就帶着她到園裏去。我們走過了池邊，到了假山後的時候，她忽然不聲不響地捏着我的手。以後我們還牽着手走了一會呢，我真高興極了。」

「噢。」

我不能讚一詞。我的腦裏又浮現了那夢一樣美麗的幻想。我以為要是埴生的話，就和漂亮的姑娘牽着手走路，也一定很適合的吧，埴生不單是一位美少年，就是身上穿的也是相當的乾淨漂亮。

這樣一想時，我覺得這事情真的像是和自己無緣的。而且很奇怪地，那並不像在讀到了言情小說而耽溺在空想中時，能夠使我感受痛苦。我遇到了這種事實，反而覺得像是當然的事情一樣地。

過了一會埴生算好了賬，便離開了酒館。就這樣看起來，大概是埴生因為捏了捏女人的手而特設盛宴來請我的吧。

我一想起了當時的情形，覺得實在奇怪。因為譬如在看言情小說的時候，或是當埴生在說起他和堂子的姑娘牽着手走路時所浮現的美幻的想像，固然可以說是戀愛的萌芽，但是和性慾本身總沒有密切的關聯。說是性慾，在這時候也許不大適切。這種戀愛的萌芽，總覺得是和 *Copulationstrieb* 不相關聯的。

言情小說中，有描寫接吻——和西洋的接吻性質完全不同的接吻——的地方。戀愛和性慾的關係，在悟性上我也沒有不明白的道理。但是對於戀愛雖然覺得羨望，而性慾的方面却比較沒有發動。

一種留在記憶中的事件，很可以直接地作證明。我這時候學到了一種壞事。這雖然是很難以執筆直書，可以不寫出來的話，又似乎連這本書全部都可以不用寫了，那麼，我還是

照直寫下去。在西洋的寄宿舍中，因為想青年學生不做這種事，而有睡覺時兩手須放在被上的規則，而舍監在巡夜時，也就注意到這兩隻手。爲甚麼會學到這一手呢，這倒不十分明白。最愛說種種醜態事情的鱷嘴，總是時常講起那種話，那倒是事實。此外還有很多看見少年的面孔時，就說你看他來不來那一手，一看見女孩子的面孔時，就決不忘記問人猜她那地方生了毛沒有的人。假如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下流人的話，那倒無話可說。但是在道貌岸然的人們中間，也有不少這類的人。住在寄宿舍裏的年長者中，這種人占了大多數。而那就是他們玩弄像我們這樣的少年人的常套語。我試了試那事情看。但是沒有像人家所說的那樣舒服。而且弄完了之後，覺得頭痛得很，勉強想起那奇怪的圖畫，反復地試了試看。這一次更不止頭痛，還發生了動悸。以後我就不再時常來那一手了。這大概就是並非由於自發所迫，而是受了人家的教唆，是外加的，所以就不行了。

有一次，在星期日回到家裏的時候，父親大不像往時，悶悶不樂地默不作聲。媽媽也像

心有所憂地，似是忍着不敢來溫慰我。高高興興回來的我落了個空，輪流望着雙親的面孔。父親異乎尋常地用力敲除正在吸着的旱煙管裏的煙灰之後，開口說話了。父親素不抽煙捲。總是抽的一種叫做雲井的旱煙。據父親的話說起來，是一種不應是我的罪惡的罪惡，傳進了父親的耳裏。那並不是關於前述的手的故事，而是關於我和埴生的交際的。

同學的上級生中，有一位姓沼波的。我可連他的面孔都不認識，而他却似乎是把我和埴生像小狗般遊戲當把戲看的人物。這位姓沼波的的保證人也住在向島，而又是我父親的基友。因此我的父親便由他那裏聽到了這樣地一段話語：

金井在寄宿舍中年紀最小。而且功課聽說是很好的。他的朋友之間，有一個姓埴生的。這學生的程度也不錯。可是他們兩人的性質却完全不相同。金井是沈靜的少年，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埴生却是早熟的才子，過於慧敏，前途有點靠不住。兩人像是十分要好地，總在一處玩耍，那大概是因為此外沒有對手，所以這兩個年輕的小朋友就在一處玩戲的吧。

然而這些時，爲金井設想，他和埴生的交際，變得像是很危險的。埴生比金井似乎大得兩歲。因爲他是在江戶的都市裏生長中，所以就受了都會的惡影響。最近有人看見他自己一個人跑到酒館裏，給女招待們慫恿得怪高興的。喝酒也似乎學會了。甚者聽說還買了紮腰帶送給某家楊弓店的姑娘。那恐怕會弄得墮落了的。希望能夠將金井和他扯開，不要跟他一樣地墮落。這就是沼波對他的保證人所說的話。

父親把這些話告訴了我，問我有沒有跟他一起做過壞事，假如有的話，不妨明白地說出來。說了出來，只要以後不再做就好了。總之和埴生的交際，以後非斷絕不可。媽媽也在旁邊說：聽說沼波也並不是說你做過了甚麼壞事，你諒不至於有甚麼壞事。只要以後不和那姓埴生的小孩子在一起玩就好了。

我真是恐縮萬分。並且正直地把跟着埴生到酒館裏去過的事說了出來。但是因爲不好意思說出那是埴生的祝宴，所以這一點却沒有說出來。

我覺得要和埴生絕交，恐怕很困難。然而實際上却自然而然的做到了。埴生不久就落第，而且退學了，而我也就再不見到他的形跡了。

在我出洋後歸國，討了老婆之後，有一天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有一位放了一張埴生庄之助的名片就走了的人。據說回去的時候，還說他是在做賣買股票生意的。

同年的暑假中，我就回到了向島。

這時候得了一位很好的朋友。那是一位在和泉橋的東京醫學校預科念書，年紀和我差不多，姓名叫做尾藤一的少年。一之父親是府中的會計，和管理文書的榛野受同等待遇。住家也同樣地是靠隣の廂房。

我的父親在府的附近買了一座連地皮的小房子，在一點點的小園中種了各種的蔬菜等，優遊自樂。隔着這田畝就可以望見拽船的來往。我們或則是一到那裏來逛，或則是

我到廂房裏去，大概總沒有離開的日子。

裔一是一位平面孔略帶黃色的，沈靜寡言的少年。他的漢學很好，並很愛好菊池三溪，我從他那裏借閱了晴雪樓詩鈔，和本朝虞初新誌。而且聽說有三溪的作品登了出來，所以我也跑到淺草去，買了花月新誌來看。我們兩人也曾做過詩，也曾用漢文寫過了小品。我們的交遊大概就是這一類的。

裔一是一位小道德家。和植生說話時，我總是隨隨便便地，一點也不自行檢束，可是和裔一講話的時候，偶而說出了卑野的詞句，或是猥褻的話時，他就認真地發脾氣。依他的想像，人們在未得進士及第，蒙業師的小姐或是甚麼人的垂青，而將她娶回來做正妻之前，是不應該談到色的方面的。等到成了名聞天下的名士時，那就像東坡他們地，可以得到名妓的愛重了。那時候就可以在絲巾上題詩贈她們了。

在到裔一的地方去的時候，有時適值裔一跟他的父親出去了。在那時候時常會碰到

那長頭髮分到額子上的榛野。我在門外一喚裔一時，榛野就等我還沒有進門之先，從屋內推開紙門跑出來回家去。裔一的母親則跟着送了出來，對着我獻慇懃。

裔一的母親，是一位繼母。有一次和裔一在一起讀晴雪樓詩鈔的時候，看到了有一首是詠繼母和前妻所遺下的兒女的故事的。我無意中想起來說：『聽你的母親不是親生娘，她不虐待你嗎？』『不，沒有虐待。』不過他似乎不願意提起母親的事。

有一天我到裔一的家裏去了，大概是八月間一天氣候晴明的下午兩點鐘左右吧。這裏的耳房間每家都有用竹籬圍起來的小院子。尾藤家的院子雜亂地種了四五株像是在廟會時買得來的樹木。太陽直射着砂地。府內院子的樹林裏發出了噪人的蟬鳴。關上了紙門的尾藤家內鴉雀無聲。我推開了籬笆中間的小柴扉，照例地呼喚。

『裔一君。』

沒有應聲。

「喬一君不在家嗎？」

紙門開開了。那位頭髮分到額子上的榛野走了出來。是一位白皙柳肩，高身材的男子，滿口說的是純粹的東京話。

「喬一不在家；不時也到我家裏來玩玩吧。」

說完後他就回到隔壁去了。鳴海纏的浴衣的背上，印滿了粗顯的花紋。尾藤太太膝行着跪到門檻上。兩手捏弄着頂着水藍色頭布的圓鬢的髮邊，對我講話。聽說這位太太是剛到東京來的，可是她也滿口的東京話。

「噯，原來是今井先生。請進來吧。」

「是的，不過喬一君既然不在家……」

「他的父親出去釣魚去了，所以他也跟着去的。喬一不在家也沒有關係啦。請坐請坐。」

「是的。」

我勉強強強地坐在走廊上。尾藤太太懶洋洋地又行前一步，跪起一足，坐在幾乎靠在我身上的旁邊。我聞到了汗和粉和生髮油的氣味，稍爲讓開了一點。她不知道甚麼道理竟笑起來了。

「真奇怪，你會和裔一那樣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從沒有看見過那樣不惹人疼的小孩子的。」

她的眼鼻嘴都特別地大。我覺得她的嘴簡直是四方的。

「我頂喜歡裔一君的。」

「你不喜歡我嗎？」

她從旁望我的面孔，她的頰快要碰着我的臉了，從她鼻子裏呼出來的空氣，吹在我的臉上，我覺得那氣息是特別盪人的。同時我更想起了她是一個女人，不禁害怕了起來。大概我那時候的面孔一定會變白了的吧。

「我下次再來吧。」

「噯唷，再坐一會不好嗎？」

我慌慌張張地站起來，鞠了三四個躬就跑。在府內院子的叢樹中間，有一道池水踰過了小堰流出來的溝。叢林中較高的樹影，斜落在溝旁長着問荆的砂地上。我跑到那地方，就仰臥在那砂地上。頭上開滿了火一般紅的凌霄花。蟬聲噪耳，此外就萬籟俱寂。是P.P.還沒
有來喚人醒覺的時刻。我想像了種種的事情。

自此以後，我就在和奇一談話的時候，也永不提到他母親的身上了。

十五歲了。

去年年末的考試，淘汰了不少學生，每一級中都有退學的。而這次犧牲的候補者，過半數是屬於軟派的。像埴生那樣的小孩子尚且也遭開刀了。

逸見也退學了。不過他是最近纔急遽軟化，衣袖弄得長長地，裙脚也放長了，像櫻欄一般指天直立的頭髮也塗上了香油的。

這時候我交了姓古賀和姓兒島的兩位好朋友。

古賀是顴骨高出，四方面孔紅潤潤的大漢。就他特別地保護一位姓安達的美少年，和他的服裝，乃至於一切看起來，誰都知道他是硬派中的鏗鏘分子。這傢伙自去年秋間起，就想和我親近。於是我便不得不緊握着那把短刀的刀柄了。

然而經過此次淘汰之後，等分配寄宿舍的次序發表出來一看時，我竟和古賀同室。鰐嘴帶着嘲笑的面色說：

「喂，耐到古賀格地方去，請伊疼疼耐好哉。哈哈哈哈哈。」

照例是學着我父親的腔調。這傢伙一點也不保護我。可是幸而我也沒有關係。他那 Cynic 的語言行動始終使我感受不快，不過他也是有一種奇峭的性情的。同級的一位詩

人贈他的一首詩的結句中，有「竹窗夜靜讀韓非」之句。人家害怕他，這間接地就成了我的一種保護。

我現在可不能不失去了這間接的保護，不能不搬到極危險的古賀的房裏去了；我不禁慄然。

我懷着像踏入獅子窟般的心情搬過去了。埴生常說我的眼睛是底邊在上的倒三角形，我這時候的那倒三角形的眼恐怕更要銳利吧，古賀在完全沒有半本書的破檯前，盤着腿坐在變成了灰色的破毛氈上，凝望着我。那大而孔中圓滾滾的一對小眼睛充滿了喜色。

「你不是害怕我到處跑的嗎，結局也到我的房裏來了。哈哈哈哈哈。」

他破顏一笑了。他的臉又像談諧的，又像威嚴的，真是一方奇妙的面孔。總不像是一個壞傢伙。

「被派定了，沒有辦法。」

真是一句極冷淡的回話。

「你不要把我也當作像逸見一樣的人。我不是那一類的。」

我默默地整理自己的坐位。我從少就不愛隨東西亂丟。入學校以後，就把課堂所用的和另外的東西各分得清清楚楚。到了這時候，我的筆記簿，數目很可觀，已經有他人的兩倍了。這是因為我學每一學科，都有兩本筆記，而且兩本都帶到講堂裏，把重要的事，和僅可供參考的一而聽着，一面分類，用鋼筆填寫在翻開疊着的兩本簿子上。不過因此也就不像其他的同學一樣地，回到寄宿舍時再加釐清。我在寄宿舍時，只就當日講義中的術語，查出了希臘或拉丁的語源，用紅墨水註明在筆記簿的邊上。講堂外的工作，就祇有這一點。聽見別人說術語難記得住時，我總覺得好笑得很。真想告訴他們為甚麼不查查語源，而想機械地記憶。我將筆記簿和參考書依照順序插入書架裏。兩瓶黑墨水和紅墨水，則因為恐怕打翻了，所以並排地放入裝糖菓的空盒裏，將這和鋼筆放在檯上的前邊。左邊放了二本裝着厚

紙皮的練習簿。一本是日記，每天在就寢前就把當日的記事完全結束起來。一本是和學科沒有關係的備忘錄，書面上竟居然用鋼筆寫上「紺珠」兩個篆字。此外藏在檯子底下的，只有貞丈雜記十冊。那時候租書店中最高尙的書籍，就是這一類的隨筆類；像我這樣讀完了馬琴、京傳們的小說時，就祇有讀隨筆類了。在這類書籍中看到了有甚麼東西時，就摘錄了在那「紺珠」上。

古賀笑嘻嘻地望着我的舉動，一看到我，把貞丈雜記放進檯下時，就說：

「那是甚麼書？」

「貞丈雜記。」

「寫的甚麼東西？」

「這地方是關於裝束的故事。」

「讀那樣的東西有甚用處？」

「沒有甚麼用處。」

「那不是無聊嗎？」

「那我們到這樣的學校來念書，也不是無聊的嗎？又不是說要做官，或是當教員的。」

「你畢業後也不做官不當教員嗎？」

「會做也說不定，不過可不是爲了這纔讀書的。」

「那你是說爲求知而讀書，就是叫做爲學問而學問的嗎？」

「唔，大概是這樣的。」

「唔，你真是一個怪有趣的小傢伙。」

我不覺憤然了。頭一次和人家說開話，結局竟說人家是怪有趣的小傢伙，他這樣的結末真是太看不起人了。我用那雙倒三角形的眼睛瞪着了對手。古賀依然悠悠自得笑嬉嬉地。我茫然自失，無法憎惡這天真無邪的巨漢。

就在那一天的夕刻，古賀約我一起出去散步。和鱒同在一室中住了那麼久，也從沒有說是約我出去散步的。我想總之跟他出去試試看，所以就答應了。

那時正是初夏的令人心爽的一個午後，我們走到了神田的大街上。經過舊書店時，我便駐足探望，古賀也一起地看望。當時日本人的詩集等類的東西，只要五分錢左右就可買得一本了。在柳原的一端有一廣場。有人在那裏豎了一柄大傘，傘下有一個約莫十二三歲的綺麗的女孩子在跳舞。當我讀到 Victor Hugo 的 Notre Dame 的時候，書中曾有關於一個名字像一種叫做 Emeraude 的寶石一樣的女孩子的故事，於是我就想起了這女孩子，以為那位甚麼 Emeraude 的也就是像那在傘下跳舞一樣的傢伙吧。古賀說：

『她到底不知道是甚麼一種女孩子，可是真怪可憐的。』

『最殘忍的還是支那人吧。據說是把嬰兒裝在四方的箱子裏，使他變成了四方的怪相，拿來給人家看呢，恐怕也許會有的。』

「你怎麼知道的？」

「在虞初新誌中看到的？」

「你真是光會看那些莫明其妙的書。怪有趣的小傢伙。」

古賀就是這樣子地，怪有趣的小傢伙不離口。從柳原向兩國走走的途中，古賀在一家掛着蒲燒的燈籠的店門前停了足。

「你吃鰻魚嗎？」

「吃的。」

古賀走進了店裏。叫了大串的燒鰻魚。酒一拿來時，他就獨自津津有味地喝了起來。一會間喉嚨裏有痰塞住了。霍地一聲一口痰已經飛過了小院子的竹籬，落到外面路上去了。我只呆呆地望着。燒鰻拿出來了。我只有一次跟過了父親到燒鰻魚店去吃過了一次鰻魚飯。古賀的點菜是叫店裏給燒多少錢來的。這第一先使我驚奇了，等到看到他的吃法時，我

又不禁嚇了一跳。把竹籤一抽出來，一大塊一大塊地用筷子夾起來就往嘴裏塞。我在旁邊看着，口裏雖然沒有說出來，心中可真覺得他是一個怪有趣的東西。

那一天是平穩地回寄宿舍了。在睡覺的時候，古賀囑咐我明天早上叫他起身之後，便呼呼入睡了。

早上四點鐘的時候，外面已經天亮了。我六時起身。洗過臉就回房裏看書。七時早飯的鈴聲響了。我叫古賀起身。古賀尚未睡夠般地睜開眼睛。

『幾點鐘了？』

『七點鐘。』

『還早。』

古賀翻一翻身，又睡着了。我跑去吃了飯回來。七點半了。上課自八點鐘開始。

叫古賀起身。

「幾點鐘了？」

「七點三十分了。」

「還早。」

八點祇差十五分了。我拿了前晚照時間表整弄好了的筆記簿和墨水要上課去了。叫

古賀起床。

「幾點鐘了？」

「還差十五分。」

古賀不做聲地跳起來。拿着草紙和手巾跳出去。以後就是上廁所，洗臉，吃飯，趕到講堂上去的。

古賀鵠介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古賀的朋友中，有一位喚做兒島十二郎的時常到房裏來玩耍。他是一位面孔像那時候掛在繪草紙店中的錦畫的源氏的男子。全身白得發青。

綽號就叫做青蛙，可是一叫他青蛙時，他却便要發脾氣。據說這綽號是在澡堂裏看見了他身體的某一部分時給他做上的，所以也怪不得他要生氣。兒島並不善喝酒。言語舉動也活像一位貴公子。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西洋留學生，而又當了勅任官的兄弟。聽說他是第十二個兒子，所以就叫做十二郎。

古賀和兒島何以會那樣要好呢？我先發生了疑問。可是慢慢一加觀察時，便看出他們兩人之中是有接觸點的。

古賀很孝順他的父親。但是他的父親似乎是痛悼鵠介的一個有神童之稱的弟弟的夭折，而把鵠介當做一個不肖的兒子。鵠介覺得父親愈是給他當做不肖的兒子，愈想不能不自做父親已失去的兒子的替身，來使父親安心。兒島是死了父親而只有一位母親的。母親一個人就生了十餘人的兒女。這也似乎是第十三個兒子的十三郎是一個才子，而倍得她的憐愛。但是十三郎雖是才子，却未免放縱一點，他因為了得某處新聞縱覽所的女人的

垂青，而惹起了騷動，破接連地登上了報上。那女人原來是開那縱覽所的男子雇來的，而且受那年歲相差三十歲的主人的脅迫而至失身，竟像成了他的侍妾。因為這女人愛上了十三郎，所以那主人就因了嫉妬而虐待她。她就跑來向十三郎訴苦，於是因為十三郎又是勅任官家裏的少爺，所以便成了報上的好材料了。因此，十三郎雖本已成了一個很好的家庭的養子，也因此而到破緣。母親爲十三郎而痛心。十二郎極想安慰他母親的心，而熱心地努力。

費了這麼多篇幅來敘述這樣的故事，似乎和我的性慾生活完全沒有關係，可是其實不然。這都是很有重大關係的。

我和古賀漸漸混熟了。因古賀之介，而與兒島也相熟了。於是就成立了三角同盟。

兒島是一個不懂人事的童身。他的性慾生活簡直等於零。

古賀不斷地喝了醉就睡覺。可是一月之中總有一次把他胡鬧的日子。在這一天，他

先告訴我說，今晚他要胡鬧了，叫我好好地睡覺；以後他就在走廊上蹀得怪響地出去了。他曾在別人的房外大聲叫喚，但是因爲人家已經關上門睡覺，而竟捏着拳頭打破了人家的門。到低年級的一個叫安達的美少年的地方去的，也是在這樣的晚上吧。胡鬧日中也有到外邊過夜去的。到第二天回來時，就垂頭喪氣地，帶着後悔的樣子說，昨天變成了野獸了。

兒島的性慾的野獸尙未醒覺。古賀的野獸是捆了起來的，可是却時時的擺脫了鍊索而肆暴。然而古賀就像現時的紳士的一小部分之要自己保持自己家庭內的清淨一樣地，把自己的房間當作神聖的地方。我是偶然地被分配到這神聖的房裏來的。

古賀，兒島和我三人，對於寄宿舍全體，概以白眼相視。只要有空，三人總在一處。平生把性慾的野獸放在外面隨意覓食的學生，在這 Friendship 之前，是得不到絲毫的假借的。其中尤以那些在星期六下午穿着白襪子出去的傢伙，我們說起來簡直就不把他們當作人類。我的性慾生活之所以延期開始者，就完全是靠了這三角同盟。到了後來，一想起來時，覺

得這同盟中若無古賀，就恐怕會成了陰鬱的，貧血性的東西了吧。幸而有定有胡鬧日的古賀參加，所以纔能夠在互相裁制之中，不失了靈活之氣。

某一個星期六夜裏，決定了三人同到吉原去看看。由古賀擔任嚮導。三人都穿的棉布裙藏青襪子，拖着朴齒的木屐咕咕嘎嘎地走出去。從上野的山崗穿過根岸，入通新町而向右轉彎。經御齒黑溝傍而轉至大門。在吉原間縱橫闊步。碰着我們的軟派學生，那纔是災難臨頭。眼送着白襪子偷偷地拐進橫巷裏去，我們三人就不約而同地哄笑了起來。我分了手就從今戶的渡船渡過了向島。

這一年的暑假，也照去年舊例，就在向島兩親的家中度過了。那時候的學生階級，還沒有在暑假中跑到溫泉地或海濱去的習慣。最多也不過回家省親去罷了。像我這樣判任官的兒子，想也不會想到會有比回雙親家裏閒耍更愉快的事。

仍舊跟尾藤齋一一起玩。齋一的母親已經不在。因為有了不好的風說，榛野已被免職。回鄉去了。尾藤的母親也被送回了鄉下的娘家。

和齋一比賽寫作漢文。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想跟一位真的通曉漢文的老師去學習。

當時向島住了一位叫做文淵老師的先生。他的家就在隔得五六十丈田畝邊臨隅田川堤的地方。在一座兩層樓的正屋之外，還有一間而臨庭池的書房。土倉裏裝滿了中國書。書僮總是一疊疊地抱進抱出。老師約莫四十二三的年紀。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太太和兩位可愛的小姐，都住在正屋那邊。老師則住在由走廊連接起來的書房裏。職位是編修官，月薪百圓。乘私家包車上衙門。我的父親極表羨慕，說那就是所謂的享清福。當時能夠有一百圓的月薪就可以享得到清福了。

我得了父親的說情，就到文淵老師的家去請他修改漢文。書僮把我帶到老師的書房，

無論拿了多長的文章，老師總是說一聲『我看看』就接過去。提起銀硃筆，自頭至尾圈點起來。圈點就帶修改。到讀完時已就修改好了。不過遇有字眼的地方，就註上記號，所以很少有有破壞了照應的。走動多次之後，即碰見了一位十六七歲的梳烏田鬢的女子在給老師招呼茶水。等回家後告訴母親說今天看見了老師的大小姐時，母親却回答我說那是老師的女傭。女傭這名詞還有特別的意思哩。

有一天看見了老師的桌子下露出了一本中國書，原來却是一部金瓶梅。我祇讀過了馬琴作的金瓶梅，可是聽說中國的金瓶梅却又大不相同。我覺得老師也真靠不住。

同年的秋天，古賀常是鬱鬱不樂。說是有病又不像。有一天和他出去散步，走到池之端時，古賀開口說：

『今天我想到根津去探險，你也一起去嗎？』

「要是一起回來的話，我也可以去。」

「那總得回來的。」

說完了後，古賀就一面走一面說明探險的目的。據古賀的話說，安達和根津一家八幡樓的職娘發生了不平常的關係。因為用費都是由女方代開銷了來喚他的，所以安達幾至於學業全廢了。那女人的地方並齊備了安達的睡衣和其他的東西。她的衣飾等等也全是比翼地印有她自己的紋章和安達的紋章。有兩三天不看見安達，就要發脾氣。無論古賀怎麼勸阻，總因為那女人的磁力太強，安達老是彷彿地被吸引到八幡樓去。古賀就向住在淺草的安達的母親 *Denunciata* 了。安達和他母親之間發生了悲痛的對話。等安達回到寄宿舍的時候，古賀就問他「怎麼樣了？」安達顯着十分爲難的情形說，「今天給母親哭得真沒有辦法。聽見母親說她會爲了我而哭着死去的話，實在覺得對不起她。但是那女人也說她將要淌着眼淚進棺材的，所以也就沒有辦法。」

古賀一邊說一邊憤激得淌眼淚。我在帶走帶聽這樁故事之後，也說了一聲『實在太過！』口裏雖然這麼說，可是心裏却並無憤慨之情。戀愛這美麗的夢幻，不斷地潛伏在我意識深處。自從第一次轉借了梅曆讀過之後，交到了漢學大家的朋友，而讀到剪燈餘話，而讀到燕山外史，讀到情史。在這類書裏所描寫的青年男女之Love的戀愛，實在十分可羨可妬。而感到自己因為不生而為美男子，以致這種美麗的東西只成了可見而不可得的理想；卒使心中的竟無斷絕苦痛之日。因而不禁對安達曲加體諒，以為安達一定很愉快的，即有痛苦，亦必為甜蜜之痛苦，而當非潛居在自己心中的那種痛苦。同時我更想到了古賀單純無極的性質是可愛的。但是就他那為安達而煩悶的根源說，却毫不值得同情。安達寧可說是逃脫了不自然的懷抱而投到自然的懷裏去的。古賀如把這段話告訴兒島時，兒島也許會陪他一起淌眼淚。事父母以孝實在無上善事。能夠為行孝而多少抑制性慾，那是很好的。但是縱有不能做到這一步的人，也毫無不可思議之可言。兒島把性慾當做污水溝的糞

坑。古賀把性慾當做時時掃除的小便壺。和這兩人締結了同盟的我，能夠同樣地不尋求性慾的滿足，這果是我的本領嗎？那是很可疑的。假如我生而像兒島一樣地美男子時，也許我就不是兒島了。我在神聖的同盟的祭壇之前，頗費了這種 *Hieretical* 的思議。

我跟在古賀的背後，頭一次走過了藍染橋。古賀走進了西邊的一家小屋子，和店裏的人講話。我站在門闕邊。這是一家嚮導嫖客的茶館。古賀在探問安達是那一天那一天來了的。店裏的人無精打彩地回答他。不一會古賀悄然地走了出來。我們默默地走上了歸途。

安達不久便被命退學了。一年後曾風聞淺草區中有一個被看管小孩子的女傭和孀婦們始終追求的漂亮警察。幾年後古賀又在淺草的奧山碰到了一個穿柳條洋紗袍子，兩頰窩瘦而目猶猙的人。聽說在奧山有一個搭小棚子賣藝的女把戲師父，而她的情夫就是安達的末路。

十六歲了。

我自當時算是大學的預備科的英語學校畢業之後，即進了大學的文學系。

暑假後我就開始過公寓生活。跟古賀和兒島每夜跑到說書場去。一時且竟上了癮，不到書場就睡不着。聽厭了歷史說書就改聽滑稽說書，聽厭了滑稽說書又改聽女花鼓。也有從說書場回家時因肚餓而跑進麵館子，碰到了王八帶了一大羣野雞進來，使我們在燈下看見了那百鬼夜行的光景，而不禁毛髮悚然。然而結果尚不至於坐過那『便宜點拉你到好地方去』的車子。

從英語學校畢業出來還能保得住童貞的，大概就祇有我和兒島兩人吧，進文學系之後，三角同盟的裁制還是一仍舊貫，我和兒島依然是「吳下阿蒙」。

這一年別無可記的事情發生就過去了。

十七歲了。

這一年父親因得人家的幹旋，在小菅的監獄署謀到了一職。雖然是某部的屬官，可是頭上被壓住了總不能昇級。監獄的職員有像官舍一類的職員宿舍；住在裏邊就可以省下向島的屋租。月薪也比較好一點。所以就決意搬到了小菅。我每星期六到小菅去，星期日夜裏再回公寓。

我依然處在三角同盟的裁制之下。在假日前一天回小菅的時候，總要走過通新町。在轉彎到吉原方面的轉角南邊是圍着石廟垣的小廟，北邊是一家舊貨商店。這舊貨店老是關着半邊紙門。在那紙門的一角，貼了一張長方形的紙條，上面用像寫招牌的字體寫了「秋貞」兩個字。在到小菅去的時候，往返我都期待着走過那紙門前的一霎時。這紙門口如站着那女孩子時，我那一個星期之間就覺得很滿足。如那女孩子不在時，我那一個星期之間就總覺得惘然若有所失。

這位姑娘也許不能說是稀世的美人。祇有那玫瑰色的面孔光滑如朝露，晶亮亮的眼睛有一種不能形容的愛嬌。洗過後的頭髮梳成了烏田鬚，而不蒙那些紅色的東西。夏天穿的花樣漂亮的浴衣。冬天則穿的鑲了別色領子的綢料子一類的和服。不管甚麼時候，總是圍着新的圍裙。

我從這時候起，直至以後大學畢業——不，一直到畢業後第二年出國的時候，這位姑娘無疑地還是我美麗夢幻的主人公。不論是春天嫵媚的自然。不論是秋天蕭寂的自然，每有足以感動我的情緒的事物時，「秋貞」這個名字無意就會上我的嘴。這真是無聊已極。因為秋貞二字祇是時時出現在那店頭的圍着藏青圍裙的瘦削老頭子的店名和姓名的頭文字而已。連這位姑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的呢。但是說起不可思議的話，那倒是不可思議極了。自從我認識了她之後，前後五年間，這位姑娘還是姑娘身。僅在我的空想中依然是姑娘身。還不算不可思議，最不可思議的就是她還是實實在在的姑娘身呢。在我的那美麗

的夢想中，甚至想到以為這位姑娘萬一或許是想在我往返小菅的時候，喚住了我的人力車，而向我講話的呢。不過我總還不至於成了認真相信會有此事的詩人。過了好多年之後，我偶然地聽到了這位姑娘的實在身世。她是這裏附近的廟裏主持包了來的。

在這無聊的故事之外，我再來講一段同樣的故事吧。在父親住的小菅的職員宿舍隔壁，有一位十三歲的姑娘。她是在學彈琴的。師父是下谷的杉勢，可是因為距離太遠，所以時常由別的姑娘來代課。據母親所聽到的，不管是隔壁的姑娘彈的，或是那代課的姑娘彈的，都不大好聽。可是有一天却聽到了一種和平時完全不同的琴聲。譬喻一句說，從前的一種朦朧的聲音的話，那這次的就是清醒的聲音。待母親對隔壁的太太提起此事時，纔知道這位彈琴的人並不是靠彈琴為業的。她是杉勢的弟子，是住在五軒町的一位小姐。因為那代課的姑娘有病，所以由她自願的來授課的。不久那位彈得好的小姐，聽見了我的母親讚賞她的話，就說既然我的母親喜歡聽她，那麼就看甚麼時候到我的家裏來彈彈。

以後因為時常到我的家裏來，所以我在假日中回去的時候，也有時碰見了她。她的頭像是少時曾患了 Hydrocephalus 似的，頭髮薄薄地，顏色蒼白，下臉帶紫。性情是極好強的。對於琴確有 Virtuoso 的天賦。假如她是想以琴立身的人，那也許是會遭師父的破門，而自成一家的人。

這位小姐漸漸地和母親親密了起來，在談話當中，曾像從遠處說起，而實則極大膽地暗示了想嫁給我的意思。當母親說起我畢業了後一定還要送我出國留學，不過要看看畢業考試的成績如何，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官費的話時，她就說她有錢，請我就將她的所有拿來做留學費。

母親也看上了她的伶俐。去打聽了她的家世。這位名字叫做麗姑的小姐，是一個職位頗高的士族人家的小姐，父親早已逝世，現在和母親在五軒町租着房子住。但是奇怪地她們家中有一個喚做「哥哥」的，那人的脾氣似乎極好，給麗姑就當用人一樣地使喚。據說

那實在是她的入贅養子。雖說是入贅的養子，可是麗姑却說不願意做他的妻子，寧願把家當給了那男子，她自己再嫁給別人。麗姑的希望，最少是想得一位學士來做丈夫。因此我就中了她的選。

母親對她家裏住有那個哥哥的一樁事，很不高興。我對這位伶俐活潑的小姐並不厭惡，可是因為無心這麼早就討老婆，所以這婚事就莫名其妙地，像水潑在沙地上一樣地，消聲滅跡了。

這自然不是性慾的問題。可是恐怕也不能說是戀愛問題。說起來也祇是忽起即消的婚事罷了；不過因為一時想了起來，也就順便寫下了。聽說麗姑果如所願地成了學士夫人。現時住在橫濱方面。

十八歲了。

是暑假期間的一樁故事。畢業考試爲期已近，所以想找一處比較靜的地方來用功。幸虧向島的那房子還沒有租出去。我就帶了書籍搬進去。母親每隔兩三天來給我收拾一次，不過我的意思以爲祇要把材料給預備好，我就可以實行自炊。母親却說是靠不住。

這話給隣居的花匠聽見了。因爲父親會跟他談商了，在園裏種東西的關係，頗有來往。這花匠的女人居然懇切地提議說：花匠有一位十四歲的姑娘阿蝶，身材長大得像有十六七歲，可是實在却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燒飯也還不大會燒。不過總比少爺好一點。花匠的女人說想把她借給我使喚。母親答應了。我本來是反對弄女人到家裏來的，不過既然是那拖着鼻涕背着小孩子的阿蝶，也算可以，所以也便同意了。

阿蝶早來夜歸。胖漲漲的身材，大板面孔上掛配着小小的眼鼻。鼻涕已經沒有了，梳的烏田鬘。據說因爲要當我的女傭，所以自己高興去請人梳的。但是在大面孔上頂着一個小烏田鬘的樣子，實在太好笑了。

喫飯的時候由阿蝶服侍。我看見她的樣子，總以為不是蝴蝶而是飛蛾。無意中自然地望望她的面孔。在稍向下垂的眉下，一雙水平的眼，下眼角窄小得怪可憐的。當她低着頭用那副眼睛望着我的時候，頗有帶點滑稽的愛嬌。

阿蝶十分勤快的做事。我祇須她在喫飯時服侍，以後就不管她怎麼做都好。她來詢問弄甚麼菜時，我也祇說甚麼東西都好，就做你們家裏所做的就好了。這樣地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據說今年住在親戚家裏的尾藤齋一跑到家裏來。我正值看厭了課本的時候，所以很高興地和他攀談；但是齋一却無精打彩地。我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像有甚麼不舒服的嗎？」

「我不進本科了。」

「爲甚麼？」

「本來是想不來看你就回鄉下去的。可是到父親的地方來告別的時候，聽見說你住

在這裏，所以纔想看看你跑得來的。」

阿蝶捧了茶出來。裔一喝了一大口茶，又接着地講下去。他的學費不是自己的父親拿出來，而是由那在木挽町開店的伯父供給的。因為那伯父的生意倒了霉，所以卒至於不能輟學了。因此現時想回鄉下去當小學教員。不過就當了教員，也還想一方面自己研究學問。要研究西洋的東西，既然是平時的實力不夠，而買新書又不容易，所以為暫時計，把伯父贈給的錢的大部分買了中國書，帶回鄉裏去慢慢地讀。

我十分地同情。但是又無話可說。說出無意思的安慰話來時，裔一不難會發脾氣。沒有辦法祇好不做聲。

不一會裔一說要回去了。在像要站起來而不站起的時候，極唐突地說：

「伯父之所以不能做下去，原來就是爲了伯母的緣故。」

「伯母是怎麼樣地一個人？」

「她是伯父獨身時的女用人。」

「噢。」

「那傢伙死跟着地不肯走。要老婆真的實行內助的職責，自未免太苛求，可是碰着那莫明其妙的傢伙，死跟着不肯放，也實在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事。再見吧。」

裔一兀地站起來就走。

我呆然望着他的背後。透過掛在門口的竹簾，可以望見走出柵門的友人的後姿。着白底子的浴衣帶草帽子的裔一，在晒滿過午陽光的冬青樹籬中間的道路上，拖着矮黑的影子，漸漸走遠了。

裔一是把臨別贈言來諷諫我的。我有點不服氣了。我以為那樣子的話，用不着人家對我說的。那也得看人說話。我以為凡事總像比我遲鈍的裔一說出這樣的話，未免太過分了。而且阿蝶算得甚麼東西。我不是完全不把她當女人看待的嗎？真是不識人。我以為這真

冤枉極了。

坐在桌前翻開正在翻閱的書。總是記着奇一說的話。我不把阿蝶當甚麼。但是阿蝶本人呢？我和阿蝶幾全無說話的時候，所以想不出阿蝶曾說過甚麼話。試思有沒有甚麼事留在腦中的時候，突然想起了今早的一樁事。今早我會出去散步，出門的時候，阿蝶正在收疊蚊帳。走過了約莫三十分鐘後回家一看時，阿蝶竟把疊好的帳子放在面前，呆呆地望着前面坐着。我以為她早已收拾好了，這真是意外。那時候我想阿蝶也懶起來了。那時候阿蝶在這三十分鐘間想的甚麼事呢？想到這裏，我就像發見了甚麼似地。

從此後我就開始注意阿蝶了。我用另外一種眼光來觀察阿蝶。在招呼我喫飯的時候，我就注意她的表情。一注意起來時，便有這樣一樁事：最初的時候是低着頭的，時時地望望我的面孔。到了最近幾完全不再望我的面孔了。她的態度的確是變了。

我每次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從前就在走過廚房前的當兒，也祇聽着裏邊沙沙啦啦

的聲音，不稍回頭就走過了；但是這些時走過時却要望一望。她停下了在洗濯東西的工作，呆望着前方不動，像是心有所思。

又來招呼喫飯。我的觀察眼光逐漸銳利。她雖然俯首，可是我却覺得她的神經狀態似乎已經感應到了我的身上。我感到她的身體像是蓄積着電氣的物體一樣地。我漸漸地不安起來了。

我就在看書的時候，每一聽見廚房內有甚麼聲音，我想到阿蝶現在在做甚麼事。一聲呼喚就跑得來。跑來是當然的事，可是我總以為她是在等待着我的呼喚的。黃昏時候道過別便到後門去。我側耳傾聽，直到她穿上木屐，走出去關上了門。我覺得這時間像是太長了。我疑心她不是在家時還在等我喚她回來。我的不安更加增大了。

那時候會想起了這樣的事。尾藤齋不是銳敏的人。但是他在父親的家時，在伯父的家時，都棲息在一種和我家不同的雰圍氣中。因此一看見捧過一杯茶出來的阿蝶的態度，

就有所發見的吧。

有一天母親到我的地方來了。我對她說向鳥這地方已經住厭了，很想回小菅去。母親說既然如此，何不寫一張明信片回家。我告訴她正在想特別寫封信回去。實在呢，却是看見了母親，纔忽然想出來的。我對母親說，請她吩咐阿蝶和花匠的家人把屋子收拾後再回家之後，便拿了兩三本書馬上就走出來，回小菅去了。

阿蝶的精神狀態或神經狀態有沒有變化？是戀愛萌芽，是性慾發動？或是我的想像，空造出了這些幻想？我終於沒有明白。

十九歲了。

七月間從大學畢業出來了。曾有看見表面上的年歲，而謂僅僅二十歲就成學士實屬罕見的人。但實在我連二十歲還未滿呢。直到畢業結局還是沒有接近過女人。這實在是全

靠有古賀和兒島。而兒島雖年紀較我尤大，可是也一樣地似乎沒有和女人發生過關係。

那些時幾於無日不有宴會。上野的一家叫松源的酒館那時候最爲繁昌。畢業生全體招待了教授們到那地方去。

喚來了很多數寄屋町同朋町的藝妓和酌婦。我在宴會中看見有藝妓者，當以此次爲嚆矢。

現時學生在畢業的時候，也就有所謂謝恩會的。但是到今日而想起那時代的往事，實在覺得那時候的客人和藝妓都是莫明其妙的。

現時凡是做了學士的人，就算不能得到特別的優待，可也似不至於受人冷遇。那時代的藝妓却完全不當我們是一個人。

那天晚上松源樓上的宴會，還清清楚楚地留存在我的記憶裏。畢業生相繼跑到坐在上席的教授們的地方去敬酒。教授之中也有故意雜坐在學生中間話的。席次漸漸地混亂

起來了。我正呆坐在那裏的時候，突然從左手邊有人把杯子遞到了我的面前。

「請！」

是藝妓的聲音。

「噢。」

我正想伸手去接的時候，那捧着杯子的藝妓的手忽然縮了回去。

「不是請你喝的。」

那藝妓像故意爲難我般地，看了我一眼，把杯子遞給了我的右前方的人。這並非開玩笑。也不是裝做開玩笑。原來坐在我右前方的，是一位教授。他差不多是背着藝妓而坐，正在和右隣的人說話。我的眼中只看見先生的羅外褂上的紋章。一會先生纔知道有人向他敬酒，伸手接了酒杯。我無論怎麼癡呆，總不至於從旁橫奪遞給他人的酒，實在只是想不會有人對着馬褂的紋章敬酒的。

我這時候心裏像是突然醒覺了般地。就像譬之一向卷在漩渦裏的人，現在纔跳上了岸上，觀望波濤的澎湃一樣地。宴會中的一座，純客觀的地映在我眼中。

在講堂內老是道貌岸然的某教授，也破顏歡笑。一位藝妓抓着我身傍的一位畢業生說：『我的名字叫Bani，不要忘記啊。』大概本來的名字是叫阿球的吧。座中的酌婦都半貪好玩地跳舞着。可是誰也沒有去看她們。也有在拋杯子玩的。也有插進酌婦們中間跳舞的。有放在地下的三弦幾遭踏壞而周章退出的藝妓。那剛纔給釘子我碰的藝妓，似是一位老資格的大阿姐，總是叫東比西跑來跑去張羅着。

兒島就坐在我左側隔二三人的地方。他呆然地坐着。像和我在醒覺前的態度沒有多大差異。面前有一個藝妓。結實的身材頗能均衡適可，面孔也漂亮。假如眼眶稍分明一點，那恐怕就會像西洋畫中的Vesta吧。在最初捧遞碗筷出來分排的時候，我早就注意着她了。連朋輩們喚她小幾姊姊的名字，我都聽在耳朵裏。那小幾說是搭着兒島說話。兒島無精打

彩地對答着。我無意地倒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你最喜歡吃甚麼東西？」

「橘鮑很好吃。」

是極認真的回答。以行年二十三歲的堂堂美丈夫而說出這樣的答辭，不很奇怪嗎？搜遍今日出席謝恩會的畢業生中的確也找不出有這樣的男子。頭腦特別變得冷靜的我，覺得又似難爲情又似怪可笑地。

「啊，是的。」

留下一聲嬌滴滴的聲音，小幾就走開了。我以一種的好奇心，注視着這樁事的結果。過了一會小幾捧來了一個相當大的碗，放在兒島的面前。那就是橘鮑。

直至宴會完了，兒島就儘顧吃橘鮑。小幾規規矩矩地跪在他的面前，望着橘鮑裏的栗子一粒一粒地消失在兒島的美麗的唇裏去。

我私心爲小幾祈祝，願得兒島慢慢地多吃一些橘饅。我默默地先離席回家了。

後來聽說小幾還是下谷第一位的美人呢。而兒島祇是吃了這位美人捧來的橘饅而已。小幾現時已成了某政黨的有名政治家的夫人了。

二十歲了。

新學士們陸續地在找尋職業，大多是到各地去當教員去了。我因爲畢業時的名次很高，據說大有被派赴外國官費留學的希望。可是總是遲遲不決，父親頗爲擔心。我却泰然地天天睡在小菅宿舍的斗室裏看書。

很少有來談玩的朋友。古賀任了某部的參事，討了老婆，就同住在老婆娘家裏，每天到衙門辦公去。兒島在以前就任了大阪某一家洋行的職員，離開東京了。在送他就職到新橋去的時候，古賀曾細聲地對我說：「有人願意做我的老婆的呢，不奇怪嗎？」這不是謙遜之

言。就是比兒島更通世情的古賀，也不愧爲三角同盟的一角，實在是天真無邪。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我這方面也有人來議婚。母親的意思，以爲就是被派出洋，也是先討個媳婦好。父親並無議論。因此母親就向我勸告，不過我的回答總是含含糊糊的。母親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又就是有甚麼意思也不願意說出。就是要說，也覺得很難開口。母親總是纏擾不休地尋問。有一天卒至於被迫得沒有辦法，於是就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老婆這東西，遲早總得要討的吧。既然要討來做老婆，就不能討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由我這方面來決定喜歡不喜歡，那是很容易的。不過女人那方面也不能隨便嫁給不喜歡的男子吧。對生身的父母說出這樣的話，未免像是忘背了恩義，不過我總想不到會有女人會看見我這副容貌而說是喜歡的。雖說或許也有那頗有自知之明的冬瓜美人，會將就地看上了我。但是那又用不着她將就。那種的婚事，我這方面也就要領情壁謝。那麼，我的靈的方

而又怎麼樣呢。我雖不以爲自己的靈很好，不過就從來所看見的人一比較時，也不見得我的靈就一定羞以見人，而不能不隱藏起來。假如論起靈的考試來時，我以爲自己也不一定會不及格。可是就結婚的風俗看起來，雖有容貌的相看，而沒有靈的相看。而且就是那容貌的相看，據說媒人的說法，也總是說對方說過毋須相看的。據說女人從不說喜歡不喜歡的。祇須這方面看過後說一聲喜歡不喜歡就完了。就像是女人的父母是賣手，而這方面是買手似地。女孩子完全是被當作了一種貨物了。如果是寫在羅馬法上時，那麼，女人就像奴隸一樣地，非稱做 *Res* 不可了。我並不想去買一個美麗的玩具。

我把這段意思簡略地，務使母親能夠明了地說明了。母親對於我說的靈的方面不會不及格，而容貌方面怕要不及格的一段話，極端不服氣。她以不勝憤慨的口氣說：『我並沒有把你生成了一個十全！』關於這一點，我也不能不惶恐認罪。還有關於女人也得像男人之選擇對手一樣地選擇男人，纔算得正當的相看的一點，母親也不能認可。母親的說

法是，這種說法大概是和所謂男女同權的說法一流的吧。古來就有平民的姑娘在相看後拒絕了男家的事。武士的小姐則是看上了男人的精神而出嫁的，所以沒有只看見男人的面貌而說東說西的道理。就算那祇是日本有的事情，不過祇要是好的風俗，那不就好了嗎。聽你的父親說的，也有西洋的國王派他的家臣到隣國去看親的故事。照這樣看起來，西洋方面的國王也是照日本式娶親的。我極力地避免說起西洋的話，而母親却引出西洋的事例來辯論，這使我真有點狼狽了。

我這方面還有很多要說的話，但以再反駁下去也不大好，所以就不再提了。

自從說了這段話不久之後，有一位父親的好友安中醫師到家裏來，勸我娶某諸侯後裔的一位小姐。據說那位小姐現時住在番町姓一條的書家的家裏，無論何時都可以帶我去看。母親照例又來勸我。

我忽然想去看。那就很可笑，因為我並不是想去看那位小姐，而是想看看所謂相看

的這回事。雖然是未免有點像太不負責任，可是我也並沒有決定了無論那位小姐都不娶。只要是想要娶的話，就可以娶了她。

大概是三月前後。天氣還冷。我跟着安中到了番町的一條家。是一家有黑柵門的陰森森的屋子。我們被引到了一間大約是主人的起居室的八疊的房間。當我正和安中圍着火爐談天的時候，主人就出來見客。是一位五十來歲的男子，態度頗爲磊落。大家談起了繪畫的話。過一會夫人引着那位小姐出來了。

主人夫婦談東談西地湊熱鬧。勸我們多坐一會，並說如要喝酒就可拿點酒出來喝喝的話。我當即回絕了說自己不喝酒。主人又側首問我要弄點甚麼別的東西吃。我那時候正害蛀牙，在家裏也常常吃些蕎麥麵條。所以就答說：『你們這裏附近有麵店的招牌，就弄點蕎麥條條來吃吃吧。』主人笑說這是很有趣味的要求。而女主人即吩咐女傭去照辦。

小姐老是規規矩矩地跪在夫人的右邊，兩手平放在膝上，豐滿的滾圓面孔，眼角稍向

上揚。她並不低頭，而正面向着大家，毫無羞澀的樣子。面上看不出有甚麼特別的表情。可是聽到我說要吃蕎麥麵條的時候，就嫣然一笑。

我說出了願意吃蕎麥麵條之後，想起這真不讓兒島的橘鮎，不禁獨自好笑。於是大家談說了一會關於蕎麥的話。主人也吃蕎麥。並說他有一個時候，因為害病，不能夠吃硬粒子的東西，所以接連吃了一個月的蕎麥麵條。女主人說她那時候真的弄得啼笑皆非。可是她一想起來時，又馬上向我道歉。

我叨擾了他們的蕎麥麵條之後，就告辭回家。主人夫婦連那位小姐也都送我到大門口。

歸途中安中即催促我作決定的答復，可是我却說不出甚麼來。因為我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我並不覺得那位小姐是了不得的美人。但却以為她是一位很好的小姐。品格的確好。性情雖不得而知，可也不像有甚麼狡猾執拗的地方。頗似一位爽直的人。那麼我是不是

想娶她呢。這個我倒沒有想娶她的意思。決不是不喜歡，假如和我本身沒有關係，而由我來評斷的話，我一定會說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吧。然而我總沒有娶她的心。我以為她的確是很好的。一位小姐，但是那樣的小姐，並不只限於只有她一個。自己為甚麼非娶她不可呢。同時我也會自己反駁自己，以為如果照這樣想起來時，那恐怕不是沒有可以為妻的女孩子了嗎。然而我總沒有想娶她之心。我不知道人們在這樣的時候是怎樣下決心的呢。我以為人們或者是受了性慾的刺激而下決心，而自己則因為沒有這種刺激，所以雖覺得對方很好，而終於沒有娶她之念。安中看出了我心有所思的情景，就開口說：「下次我們再談吧。」於是我們就在九段坂上分手了。

回到家裏的時候，母親正在等着我，開口就問我怎麼樣了。我猶豫了。

「長得怎麼樣？」

「唔，是一位可說是容貌端正的小姐。眼角稍吊得高一點。穿的衣裳我可不大懂，總像

的黑色的袍子，襯的白領內衣。是一位配得在腰帶裏插上一把懷劍的人。」

我無意中的形容，很合母親的心懷。像可插上一把懷劍的這種人，在母親想起來，是覺得很可靠的。因此母親極力的勸諭。安中也來討過兩三次消息。但我總沒有一個決定的答覆。

後來這位小姐嫁給了宮內省一個我素認識的職員，過了一年之後竟病逝了。

同一年的初冬。

聽說明年大概有可以出洋的消息。因此依舊在小菅的家裏吃着閑飯過日子。

千住有一個詩會。輪流着在會員的家中開每月例會。有一天我就在這種會合中和一位叫做三輪崎霽波的詩人攀談起來。據說，他本人是自由新聞詞藻欄的編輯，問我能不能給他隨便寫點東西。我當即拒絕了。但是霽波却熱心勸說。所以我便問他那麼我可不可以

用匿名投稿呢，他回答說那也可以的。因此我在要求他嚴重保守秘密的條件之下答應了。當天夜晚回家後躺在床上思索寫點甚麼東西，可是總想不出甚麼好的題目。第二日便把此事忘記了。再過一天的早上，翻開讀賣新聞一看時，便發見了自己的名字，記事中說是在大學哲學系以優等成績畢業的金井湛氏將爲自由新聞執筆寫文章。我嚇了一跳，想起了大前晚的事。同時並想：我說過要我給我守秘密纔答應了給他寫文章的，現在對方既然不如約守秘密，則我也當可以不寫了。

隨後霽波曾來信催促。我便回信說他既破壞了約定的條件，所以我不寫了。結局還是霽波親自跑了來。

『讀賣新聞上的那件事，真對不起。請你原諒了這一次，給寫一點吧。要不然我就像是對報館的同人失信了。』

『唔。不過我已經那麼怎說過了，爲甚你還對讀賣胡吹牛呢？』

「我那裏還去胡吹甚麼呢。」

「那麼，爲甚麼會登了出來？」

「那是這樣的。我曾在報館裏說過了。當然是沒有對你提起之前，已經在報館裏說了的。等到我說起自己被招待到仙珠吟社去，碰見了你的話時，社長和其他的同仁都叫我請你寫一點東西。我隨便答應了，誰知向你一提起時，你徧說出那麼多的條件。於是我就不能不鼓起如簧之舌來說服了你。所以一回到報館，我就得意揚揚地跑去復命。讀賣新聞那方面，大概是報館裏的同仁中那一位說了出去的吧。那我可不清楚，我不辭對你負荆請罪；我願五體投地向你謝過。總之請你就寫一點吧。」

「算了吧，我寫就是了。不過我真不明白報館的人們的意思。我因爲了說是得未曾有的最年青的學士，或是以優等成績畢業，而名字就被登上了報上。所以要看看我到底寫的甚麼文章，而來找我寫東西的吧。因此，我寫出來的東西，不管是好是壞，那都毫不在乎的。」

Sensation總能喚起一時的Sensation吧。但是那不正是新聞經營者的短見嗎？我並不是說我個人的利害，是說的報館的利害。我以為何不不聲不氣地把我匿名寫的東西登出去，如果寫得不好，那就算完事了；無論寫得怎麼壞，讀者也不至於會質問到報館為甚會登出那樣的東西而加以非難吧。萬一而我寫得好，那麼，人家就會根究那是誰寫的吧。到那時候，你們報館再介紹我出來，那不是很好嗎？那不是報館內有特具隻眼的人，發見了我，而成了報館的名譽嗎？我並不以為事情會那麼順利進行。祇不過覺得光是捧出一個文學士某某的空名，也不算報社的本領，所以纔對你這樣說。」

「唔，你說的話倒滿有道理。不過這種的話，就像是勸戰國的人君制禮作樂一樣地罷了。」

『是的嗎？報社這東西，倒像都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人聚在一起似地。』

『噢，言重了，不敢當。哈哈哈哈哈』

說了這場話，震波就回去了。他剛一走，我便坐在桌前寫成了一篇約莫夠報上兩欄的東西寄了出去。多少不免有點寫這樣的東西用不着甚麼推敲構思的高慢心。

第二天便有把那篇文章登在第一面的報送來。後來聽說那篇文稿在夜裏纔寄到，所以費了很多心思把別的東西抽了出來纔登上去的。報紙之外還附了一張震波的謝函。

這張報現在還應該是收拾了起來的，不過現在想找出來看看，也不容易找得到。總記得是寫了一篇莫明其妙，無頭無尾的東西就是了。當時的報上有所謂雜錄的一欄。胡野新聞就是靠成烏柳北先生的雜錄來撐門面的。在認真的考證中加入幽默。祇求議論的奇拔，語句的警傷。那警句甚或竟有膾炙人口的。那時候我正向某教授借了一本 Fekstein 的 Feuilleton 的歷史來閱讀，所以就想用雜感的體裁，加入西洋的 Feuilleton 的趣味試寫寫看。

我的文章曾引起了多少的注意。有兩三家報紙還登了彷彿效顰的文章。我的文章既

有抒情的地方，也有像短篇故事的地方，也有像考證的地方。在現時的話，人家大概會評之爲小說吧。隨便地評定爲小說之後，又會說它還不及雜報吧。那時候還沒有熱情這一句話，假如有這一語的話，也許就評說文中沒有情熱吧。銜學這句話也還未流行，不過假如流行了一的話，也許就會被用在這時候吧。所謂自己辯護這罪名也尙未存在。我以爲無論何種藝術品，總沒有不是自己辯護；因爲人生本是自己辯護。一切生物的生活也沒有不是自己辯護。棲於樹葉上的春蛙是青色的，而停在牆上的却是土色的。出沒草叢中的蜥蜴，背上有綠線；而生在沙漠的却帶土砂色。Mimicry是自己辯護。文章之爲自己辯護，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幸而沒有受到這種非難。我幸而自己的文章沒有被人疑心到有沒有存在權。因爲那時候還沒有發明了存在權最不可靠，情智兩方都不能給人以任何所得的，所謂批評的那東西。

約莫一星期之後，有一天的下午霽波又跑了來。據說是報社的經理因爲前日的一篇

文章，想請我喝兩杯，所以催我馬上就走。陪客只有一位詩人原口安齋，霽波是代表經理做主人。

我喚了一乘車子，跟在霽波的車後，走到了神田明神傍的一家酒館。安齋先已在那裏等候我們。酒菜經已擺出，藝妓也接踵而至。但是我素不會喝酒，安齋亦然，祇有霽波一人獨酌自關。三位客人就像壯士和書生的混血兒一般地，最有壯士氣的是霽波，最像普通的書生的是安齋。兩人都穿的藏青棉袍和一樣的馬褂。安齋雖說規規矩矩，然而却頗開通，雖不至於跟着霽波胡鬧，但也和藝妓們聊天，喝酒。

我獨自離羣孤立了。當時家中存有一件父親在鄉間遇有紅白事時穿着的染有紋章的黑綾袍子，因為那材料很耐着，所以由母親給改裁了，做成我的家常袍子。那天我就穿了那件袍子，給霽波拖着出去了。同時我還拿了一根二尺來長的鐵桿煙管。這是用不着再帶那把短刀的時候，剛巧又吃上了香煙，所以定製了來兼做護身用的。在這時候就從那燧石

袋一般的煙袋裏取出雲井來，一口一口地抽着。既不喝酒，也不說話。

不過當時講武所的藝妓早已做慣了莫明其妙的學生們的生意，所以也沒有甚麼特別驚疑的地方。她們只顧嘩啦嘩啦地跟霽波在一起胡鬧。

到了十一點半鐘的時候，傭婦來告訴說車已到齊了。我覺得「已到齊了」這句話倒很奇怪，不過也不大注意。霽波先走出門口坐上車子，安齋和我也上了車子。我當即對車夫說，「拉到大千住前面的小菅！」可是他並沒回答而執起車桿子了。

霽波的車子在前頭奔跑，其次是安齋，再次就是我。三部車子接連着飛般地向前跑。呼呼嗚嗚地揮轉着燈籠經由御成道向上野走去。街邊的店戶大概都已關了店門。食品店的燈籠，和映落嵌在販賣蠟燭等店家板門上的小紙門的亮光，一點點地像迎面向後邊流去。路上甚少行人，偶而碰見的一些行人們，就像不約而同地，都回頭望望我們的車子。

車子是拉到甚麼地方去的呢。我自己雖沒有經驗，但却知道車夫們到甚麼地方去的

時候，纔是這樣子奔跑的。

經過了廣小路，走到將要轉到仲町的轉角的時候，安齋在車上回轉頭來對着我說：
『我們走吧。』安齋的車子就轉入仲町去了。

安齋患有遺傳性的痼疾，身體不如常人，不能夠到這種車子去的地方。

我當即對車夫說，『跟着剛纔的車子跑吧。』要回到小菅當然是不應轉入仲町的，不過我的意思以為祇要離開霽波，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我的車子躊躇躊躇地，將車桿子轉向了仲町方面。

這時候霽波的車子已經走過了三橋的北邊，可是却又拉了回來。霽波在車上大聲地呼喝。

『喂，不要偷跑。』

我的車子於是又跟上了霽波。霽波不時地回頭監視着我的車子。

我再不想希圖逃脫了。假如我硬要強爭的話，恐怕霽波也未必動手動腳，但是也必定要極力拉我同走吧。我並不願意在上野街頭和他吵鬧，加以我的素性極不愛認輸。我極不願意受霽波的玩弄。這種不認輸的性質不難使人陷落罪惡的深淵。那是極端危險的。我也是因爲了這不認輸的性質，而終至於跑到了不願去的地方。此外我們還不能忘記了我之所以跟着霽波去的另一個 Factor。這就是那時受未知的事物的吸引的 *Neugierde*。

兩架車子拉進了大門。霽波的車夫剛一開口詢問上那一家茶屋的時候，霽波便像呼叱一樣地大聲說了一個店名。那店名總像是一種 *Astachide* 族的硬皮的動物的名稱。

十二時過了很久了，兩側的店家都已關上了門。車子停在某一家高大房子關着了了的門前。霽波敲一敲門之後，便有一小扇小門子開開，走出了一個身體伸屈極端敏捷的男子，細聲地和霽波在談論茶屋的事情。經過暫時的一問一答之後，那男子就把我們引進了屋裏。

一走上樓上的時候，霽波便不知道那裏去了。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跑了出來，把我帶到了一間房裏。

狹長的房間較窄兩側都是紙門，直通到走廊。較寬兩邊的一方放着一個嵌有門扇的五斗櫃，在像壁廚般的地方嵌了一方鑲滿了鍍質金片的東西。紅漆燈籠的亮光，照得漆和鍍都閃爍發光。另外的一邊是四扇厚紙門燈籠放在木火盆的傍邊，火盆內盛着火種，上面架着一個磁壺。

那位中年女人把我帶到這房間之後，便走開了。我照舊穿着那件變成了醬色的黑綾袍子，手上執着鐵桿煙管，坐在火盆前的墊褥上。

在神田被強着喝了五六杯不愛喝的酒，喉裏枯乾乾地。伸手摩摩那磁壺，剛剛不冷不熱。剛巧火盆邊又有茶杯，倒了一杯出來看時，原來是一壺濃茶。我一口氣喝乾了一杯。

這時候背後的厚紙門輕輕地開開，走出一個女人，站在燈籠的傍邊。就像在戲台上所

看見的花魁一樣地，梳着一個大髮髻，插了很大的櫛笄，拖着到處染了紅色的襯衫脚。眼鼻清秀的白晳面孔顯得頗小。那位中年女人跟着進來把墊子鋪好之後，她就跪了下去，默默地含笑望着我。我不做聲地裝得正正經經地看着她。

那中年女人看見了我喝過茶的茶杯說：

「你喝了這壺裏的東西了嗎？」

「噢，喝了的。」

「噯唷。」

中年女人裝着鬼臉看看那女人，那女人這次却明朗地笑出來了。白而小的牙齒，映着燈籠的亮光閃了一閃。那中年女人問我說：

「甚麼味道哪？」

「好得很。」

中年女人和那女人又相覷着。女人第二次明朗地發笑，牙齒又亮了一亮。磁壺裏像不是茶。我到底喝了甚麼呢，到現在還不明白。恐怕是甚麼藥吧。大概不至於是外用藥吧。

中年女人取下了女人頭上的櫛笄，收拾了起來。然後站起來從黑漆的五斗櫃拿出了一件長襦披在女人的身上。這個中年女人大概是所謂跟娘的吧。女人默默地穿上長襦。是一雙稀有的纖纖的玉手。跟娘說：

「已經遲了，請到那邊去吧。」

「睡覺嗎？」

「是的。」

「我不睡不要緊的。」

跟娘和女人第三次相覷着。女人第三次明朗地發笑，牙齒第三次亮了一亮。跟娘走到靠近我的身邊說：

「請把襪子脫下去吧。」

這奪衣婆給我脫藏青襪子的本領實在驚人。她並使我柔柔順順毫不能反抗地跟着走到厚紙門的那邊去了。

是一間八疊大的房間。正面的「床之間」中豎着張套在袋內的琴一架。漆了黑漆，繪了描金畫的衣架放在中間，把房內隔成了兩間，在架子的那一方鋪好了被褥。那婆子使我柔柔順順毫不能反抗地躺了下去。我在這裏白白出來吧。跟娘的手腕，實在是巧妙已極。然而要反抗也非絕不可能的事。使我的抵抗力麻痺的，的確是我的性慾。

我不管霽波，自己叫了車子就回家。到小菅家裏的時候，家中早已關閉門戶，寂然無聲。敲一敲門馬上母親便出來給我開開。

「遲得很了。」

「是的，遲得很了。」

母親的臉上，浮現着一種的表情，不過並沒有說甚麼。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那時候的顏色。我祇向母親道了一聲晚安，便走進自己的房間。看看時鐘，已是三時半了。我一倒在床上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飯的時候，父親就說，那位叫三輪崎的過慣了放縱的生活，恐怕喝起酒來非喝到天亮不答應的吧。假如是真的話，還是不要和他多來往的好。母親却並不做聲。我當即表明自己和三輪崎的脾氣不合，並沒有和他親近的意思。事實上我也的確是這樣地想。

回到四疊半的房間後，又想起了昨大的事情。那是性慾的滿足嗎？戀愛的成就，就祇到達這地步嗎？那實在太無聊了。同時我很意外地並不感覺有甚麼後悔。也不覺得有甚麼良心上的苛責。到那種地方去，當然不是好事。我總以為自己絕不會預期着會到那種地方去而跨出自家的大門。但是既然到了那地步，也就沒有辦法。譬如和人家打架是壞事。但是總沒有人立心為和人家打架而出門的。不過既出門之後，或許也會弄得非打架不可。這正是

同一的道理。此外心中還蟄伏有一種不安之念。恐怕或許會得了甚麼累人的病症。就是在打架之後，也有經過一些日子纔發覺身體疼痛的。假如受女人傳染了那種病的時候，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也許會遺禍子孫的呢。我第二天所感到的心理上的變動，大概就是這幾點，倒意外地微弱。而且就像空氣受了波動之後，空間上越隔得遠的越是微弱一般地，這心理上的變動，也因時間的經過而逐漸稀薄了。

反之，這時候我的感情生活中，却發生了一種變化；這種變化並且一天一天地顯明了。因為從前在女人的面前時，總是羞羞澀澀，毫無勇氣地紅着面孔，話也說得不清不楚的。可是自從這時候以後，這毛病就改了。這種譬喻不知那一位在甚麼時候早已說過了。我這一個騎士就是在這時候受了Dub的。

自從這事件發生之後一些日子當中，母親就對我多了一種未曾前觀的注意。我想她恐怕一定是擔心着我或許會有社會上常說的上癮的毛病吧。可是那只是她的杞憂而已。

假如我不照事實寫的話，我就想說到吉原去過的祇有這一次，但是爲要毫不虛偽的寫出，就尚有不能不寫在這裏的事件。那是很久以後。我第一次討了老婆而她又逝去，尙未討第二個老婆的時候的故事。在秋天的一個黃昏時候，古賀到我家裏來談了一會，當要回去的時候，約我一起到上野那邊去走走。剛跨出門口的時候，又碰着了一位姓三枝的朋友。他是我的親戚，和古賀也相識，所以就在一起走。三人於是在青石橫町的伊豫紋吃夜飯。三枝是最愛誇口熟悉風俗情形的，所以就說飯後帶我們去看吉原好逛的地方。這或許是他太過會體貼我是鰥夫的緣故吧。古賀笑着說願意去，我也馬馬虎虎地同意了。

我們在大門下車。三枝領頭地漫步着。轉入了一條不知甚麼街的橫巷裏。巷內各家的窗口都有女人在那裏和站在外面的男子談天。這大概是所謂小格子的吧。男子大概都是穿着短衣服的。三枝看見了其中的一人說，「這男子真漂亮。」那是一個可稱做俠客一流的人物。三枝理想的好男子，似乎是在這短衣階級中的。三枝說了一聲「對不起」就跑到

把擔子息在小十字路口炒豆子的老頭子的地方，買了一袋炒蠶豆，放入口袋。然後再走了幾步，回頭對我和古賀說一聲『就是這裏，』即走進了一家店裏。那像是他來慣了的店家。

我們走上樓上，三枝和那伸屈極敏捷的男子一面抓吃蠶豆一面說話。過了一會我被帶到了一間僅足容身的小房裏。房內放了一盞洋油燈和一個煙灰盆子，此外就祇有鋪好的一牀薄被褥。因為既沒有墊子，所以我便跌坐在那薄褥子的正中間，點燃香煙抽着。裏方的紙門開開，走進了一個顏色蒼白，和藹可親的中年婦人，帶着笑說：

「我們睡覺了吧？」

「我打算不睡覺的。」

「噯唷！」

「你的面色怪難看的，有甚麼不舒服嗎？」

「是的，害了胸膜炎，兩三天前纔從醫院出來的。」

「噢？這樣子還要接客。不很難過嗎？」

「不，已經無所謂難過好過的話了！」

「唔！」

二人對望着了一會。她還是帶笑地說：

「這真好笑。」

「甚麼事好笑啦？」

「我們兩人這個樣子，不是很好笑嗎？」

「那麼，我們來扳扳腕子吧。」

「那我一定輸的。」

「不至於的，我也不大有勁。聽說女人的手腕是很厲害的。」

「你真會說話。」

「來吧。」

就在那薄薄的被褥上二人扳起腕子來了。她簡直無所謂勁，不管怎麼叫她用勁，總也是徒然。我毫不費力就把她扳倒了。

古賀和三枝在紙門外叫喚。我和他們兩人一道回家。這是我第二次到了吉原，也就是最後的一次。現在就順便寫在這裏。

二十一歲了。

留學已經決定了，但是還沒有奉到指令。據說因為大學方面的關係，大概要等到夏天。各處來說說婚姻的，弄得母親十分擔心。

古賀說是為將來設想，把我介紹給某部的參事官望月氏。此君是某元老的女婿。我同他在下谷一家叫大茂的待合逛過。要和他親近還是以到那待合去好。我時時到那裏去，叫

了四五名藝妓，胡扯一番便又回家。那時候的物價很低，分派來每人也不過三四塊錢。我因為接了一批古賀的衙門裏的東西來翻譯，所以荷包頗充裕。那時候關於法律方面的譯稿，每一張稿紙可得稿費約三圓，所以身邊時常帶有五六十塊錢。不過和我一起去的時候，望月君一定祇是喝幾杯就算數了。據古賀說，『那許會是對你客氣；讓我弄得他再不會客氣吧。』有一天夜裏，古賀和老板娘談妥了辦法。我這時候之所以沒有反對古賀，大概也是爲了想知道藝妓到底幹的甚麼事的 *Neugierde* 的緣故吧。

大概是正月末吧，是一個寒冷的夜晚，照例還是三個人喚集了批下谷的年輕貌美的藝妓，胡扯了一番的時候，老板娘就跑了進來。望月君故意用奇奇怪怪的聲音說：

「老太婆。」

「甚麼事啦，你的面孔怪油膩膩的，絞把熱手巾揩揩吧。」

老板娘吩咐傭婦絞了把手巾，叫望月君揩臉，弄得齷齪齷齪的漂亮的面孔，揩得乾乾

淨淨的了。像我們的這種面孔，就措也措不出好看來，所以老板娘也不管我們了。

「金井先生，請到這邊來一下子。」

老板娘站起來。我也跟着走出走廊上。一個女傭早已在那裏等着，把我帶到另外的一個房間。房裏有一位從未看過的藝妓，似乎和大廳上叫來的不同一類的東西。以下的事情，就很難以寫出來了。我這時候纔領教了所謂衣不解帶者，並不祇限於節婦在服侍湯茶時的形容詞。

這次可以不用歪曲事實直寫出來。以後也會到過待合，不過經驗到待合之所以爲待合者，始終祇有這一次。

幾天之間，那種不安又潛伏在意識深處。不過幸而無事過去了。

天氣暖了之後，有一天和古賀到吹拔亭聽圓朝說書。身邊坐了一位五十多歲胖團團的老頭子和一個藝妓。她正是那位節婦藝妓。她和我就像彼此看着空氣一樣地相望着。

同年的六月七日奉到了出洋的指令。目的地是德國。

到德國人的地方學德語。壹岐時代的修行這時候大大得用了。

八月二十四日由橫濱乘輪出發。結果到出國的時候還是沒有討到老婆。

金井君在一天夜裏寫到這裏的時候，家人已經都入睡了。屋外正值春雨綿連，在滴落庭內花木的鈍柔的點滴聲中，夾着在鉛溜管內奔流的水聲。西片町的街上已斷行人，既聽不見打落傘上的點滴聲，踏在泥濘裏的木屐也寂靜無聲。

井金君叉着手冥想。

接着要寫下去的記錄，無條理地浮湧到了心頭。他想起了柏林的 Unter den Linden 街向西轉彎處的小咖啡店 Café Krebs。是這日本的留學生所稱爲蟹館，而時常聚

會在那裏的一店家。金井君不知去了多少次，總沒有去搭撩女人。有一天夜晚，一位最漂亮，無論如何不願跟日本人出去的女人，突然說一定要跟金井一起出去。金井一不答應的時候，她就發了脾氣，把 *Melange* 的玻璃杯丟在地下掉破了。他更想起了 *Karlstaad* 的公寓。房東老太太的姪女，每夜總是脫剩了一件襯衫，坐在金井君的床緣。閒話三十分鐘。開口就是「嬌娘還沒有睡覺，在等着我，說是光是談談的話，就沒有關係。我們談談天好吧？你不討厭吧？」地說一大遍。體溫透過了棉被傳到金井君的身上。等到金井君根據借貸法第幾條付了三個月的房租搬走之後，每天還寄來訴說她每夜均做夢的信。他想起了 *Leipzig* 一家門口掛有紅燈的店家。燙得彎彎曲曲的金髮上敷着金粉，只有肩膀上和腰間纏着一點敷衍門面的紅色衣裳的女人們，給客人一個個地拖到身邊來。金井君惟有大聲地說，「我有肺病，誰敢近來是會傳染給她的。」他又想起了維也納的旅館。那裏有一個因一位臨時帶着金井君在玩耍的大官拉了她的手而發脾氣的女茶房。金井君因為了無聊的敵

擔心，在出發的前日竟對她說『今晚到你的地方去。』『是在那右邊走廊的盡頭。可不要穿着皮鞋來啊。』如響斯應。她就將香水將房間噴得噴香衝人地，在等着金井君由走廊走來的襪子足聲。他更想起了日本人時時結隊成羣赴遊的 München 的某咖啡店。這店裏的老顧客中，常有一個稍帶流氓氣派的土着美男子帶來一位十分嬌艷的美女。到那裏去的日本人都讚不絕口地賞識她。一天夜裏當那一對男女正在店裏的時候，金井到便所去了一下，突然背後有急促的聲音也走進便所裏來。即時有兩條乾瘦的手腕纏住了金井君的頸上。金井君的脣上感到有一個熱烈的接吻。金井君的手掌裏被塞進了一張名片。看見一個身影像旋風一樣地轉去的時候，正是那位嬌艷的女人。印有地址的名片上，用鉛筆寫了『十一時三十分』幾個字。金井君忽然有想要做一點給那些因爲自己平素沒有和下等東西發生過關係而把他當作卑怯的人看待的同國人看看的意思。他居然冒險去赴這個 Rendez-Vous。是一位肚皮上有生育過的白皺痕的女人。金井君到後來纔知道這女

人是因爲了要贖回入質的赴跳舞場的衣服而做出這樣回事的。日本人都禁爲之瞠目咋舌。金井君也真的無所不爲了。不過金井君從沒有性慾衝動得非自取攻勢不可的經驗，他總是固守陣地而僅因幼稚的好奇心和多餘之不認輸的性質，乃至於時時發生了不必要的衝動而已。

金井君最初執筆的時候，本想寫到結婚時爲止。金井君是二十五歲時的秋天纔從西洋回國的，回國後即時娶得的第一位夫人，生了一位長男之後即逝去了。以後金井君暫時過了一些獨身的日子，到了三十二歲纔又討了現在的這位夫人。所以最初他是想一定要寫到二十五歲時爲止的。

到了一日擱筆一想的時候，便疑心以爲那些偶然反復屢犯的不必要的衝動，就寫出來也許是無意義的。金井君所寫的東西，並非普通所謂的自傳。也並不是想當作一種的小說來看待。這些問題雖沒有關係，不過就是金井君本人也不願意執筆來寫沒有藝術價值

的東西。金井君並不祇認尼采所謂的 Dionysos 的東西纔是藝術。他認為 Apollon 的東西也是藝術。但是對於離開了戀愛的性慾之必無熱情之可言，而這無熱情的東西之安能適於自敝這一點，金井君却究終不能不自覺到。

金井君毅然地擱筆了。

他深深地思想：世人看到了現在的自己，都說是金井君已上了年紀，無復有熱情了。但是這並非上了年紀的關係，自己從少就過於有自知之明，所以這悟性就使正在萌芽的情熱枯乾了，而却因爲了偶然的無聊的動機所誤，終於受了用不着受的 Dub。這是多餘的事。在沒有結婚之前，還是不要受 Dub 的好。更進一步來設想的話，假如在結婚前受 Dub 果是多餘的，則終生不結婚或許更好。總之，自己總像是特別冷淡的人物。

金井君一時這樣想過之後，突然又回想了過來。不錯的，自己的受 Dub 是多餘的事。然而自己的悟性之使熱情枯乾者，祇是表面上的事。在被掩沒在永遠的冰雪之下的地極深

底處，也有突破了火山的猛火在燃燒着。Michelangelo 因為青年時代中和朋友打架時打壞了鼻子，而至對戀愛絕望；但是反而至六十歲之後因碰見了 Victoria Colonna 而達成了稀有的戀愛。自己並非不能人事的。不是 Impotent 的。世人多把性慾的猛虎解放了出來，所以偶一不慎即會騎上了虎背，而陷入滅亡的深淵。自己却是把性慾的猛虎馴服而抑制住了。羅漢的身邊帶有跋陀羅，傍邊睡着一匹已馴服的猛虎。童子極怕那猛虎。所謂 Bhadra 就是賢人的意思。那匹虎也許就是性慾的象徵。那雖祇是馴服了的，但是猛虎的可怕威風却並不稍衰。

金井君回想到這一點，便輕輕地再從卷首重看一次。讀到結末的時候，夜色更深，降雨不知在甚麼時候停止了。從溜甬口落到階石上的點滴，斷斷續續地發出像擊磐般聲音。

讀完後更想到這篇文章能否公諸世人呢？金井君覺得是難以做到的。這是萬人所皆為而萬人皆不出諸口的事。自己既然也廁身於 Prudery 支配下的教育界，自難以發表此

種文章。那麼，能不能隨便給自己的子女們閱讀呢？能不能給他們讀這倒不成問題，不過看後顯現在子女們心中的效果，却不可預測。假如讀過這篇文章後的兒子變成像父親一樣時，那又怎麼樣呢？其為幸與不幸，都不可知。Dehmel的詩中曾有『其勿服從彼，其勿服從彼』之句。即自己的兒子，也不願意讓他看到。

金井君拿起筆來，用拉丁文在封面上寫了兩個大字：

VITA SEXUALIS

就把它掉進了書廂裏去了。